

羽典

華譯版

著、譯：陳淡泊

封面繪者：左泉



羽典

(華文翻譯版)

陳淡泊 著、譯

羽典（華文翻譯版）

原 作 陳淡泊

翻 譯 陳淡泊

封面插圖 左泉

出版日期 初版 二〇二六年八月

網 站 <https://blog.kianting.info>

聯邦宇宙 yoxem@sns.kianting.info

電子郵箱 kianting@tutamail.com

印 刷 印時代亞大店

本書內文使用 $\text{\LaTeX}$ 排版。著作權所有，嚴禁侵權行為。

目録

第一章	2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0
第四章	28
第五章	35
第六章	43
第七章	51
第八章	60
第九章	69
第十章	78
第十一章	86
第十二章	95
第十三章	103
第十四章	110
第十五章	117
第十六章	123
後記	127

第一章

海浪仍然在嘩啦嘩啦的響，在夏天的末尾，嗟嘆者暑假的結束。

在望夕海岸，已經接近黃昏，但是天空還沒有暗下來，我一個人站在沙灘上——四周圍沒什麼人，只有風搖曳東邊的木麻黃，發出沙沙的聲音，幫我訴說心中的孤單。

想到三個月來發生的事情，除了是無法用言語講得清的悲傷，也讓我嘆了大口氣，因為這些事情接二連三，毫無停頓，就像沒有剎車的自強號，向我撞過來……

※※※

「也就是說，除了我的以外，妳這邊也已經準備好另外的字典、PPT檔，只差數位化，一切就OK囉？」輕柔的她如此問。

「是啊，羽安，目前要做這個線上詞典，首先要有開放原始檔案，可是也要有網路空間、會寫程

式的人以及數位化。」我回：「網路空間的部分，我已經選定這臺外國的虛擬主機，所以現在剩下會寫程式的人了。」

「是國外的嗎？」

「當然是美國的喔！羽安，我不會傻成……！妳應該也知道最近的新聞吧？在我們學校的BBS上有刊登。」

「什麼新聞？」

「就是《語文法》最近又要重出江湖了！」我又吁一口氣。

「妳是說幾年前，限制於公共場合以及學校講臺語、客語等等都不行的法律？不是已經取消了嗎？」羽安緊張的問。

但是事情沒那麼簡單，根據消息來源，政府將要推出的草案，除了之前於教學、政府機關集會只能講國語的規定重推以外，也很可能包含國內的字典以及輸入法都不能推出臺語的版本，我就趁身邊沒人靠近的時候，向她這樣解說。

第一章

「原來以後這種事情，也有可能很危險」，羽安這時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但是妳要繼續嗎？可能會被戴帽子的抓走喔！」我這時候有點躊躇的問她。

「頭髮都洗下去了，」羽安的聲音不大聲，但是很堅定，縱然少我一歲——這也是我最喜歡她的地方：「因為我的時代，臺語的教材和字典真的很少，高中圖書館才找到譯本，現今線上的字典確實不多，我不希望別人受如此的苦。」

她輕輕自後面抱著我：「倘若這座島嶼大家只講華語，就像檸檬蛋糕沒有表面的，酸酸脆脆的硬殼一樣，沒有意思可言。」

「就像我們見面沒有擁抱一樣！」我一邊笑一邊回答。

幸虧旁邊沒什麼人，不然旁人可能會指指點點，然就算這樣，海浪仍然熱情的回應我們的互動。因為六點了，太陽已經下山，她抓理我的髮尾，我對她說：

「妳要幫我寫字典的程式，很不簡單呢！」

「不會啦，只是剛好有學到別系的課，用不是很專業的技術寫的而已。」她低頭回應我。

「是說因為妳這樣付出，我的確要感謝妳，有準備禮物，不過放在宿舍裡面。需要我即時去宿舍拿來嗎？」

「不用專程去，我下次拿就好，謝謝妳！是說這是什麼呢？」

「秘密！」

我們兩人在五彩的彩霞下一起笑開懷。

但是三個月前的羽安和我，卻不知道以後永遠無法見到贈送禮物的那一天。

※ ※ ※

那天下午，七月，走出南下的莒光號，西北雨一直下，眼睛紅紅的，分不清楚眼眶邊緣流的，是雨水，還是我的眼淚。

我對羽安和我的共同朋友知道這件事情，到現在只能夠想到「去圖書館」、「卡車」，否則就會失去意志……

一出去高雄車站，在「效忠領袖，武衛中華」的藍底白字的宣傳招牌下方，前面多多的公車擾

亂我的情緒，於前往五甲的公車上，顛顛簸簸中，我想到上一回她於社團當中介紹自己的自信態度、她後來轉學到T大的時候，也常常和我於BBS上用水球來開講盡半夜的每晚、以及到她想要給我的surprise，才對我突然提出臺語字典的計畫。

我不願再陷入止不住的過去，卻突然想起，她給我的錄音帶，因為記性不好，只能夠依稀記得：

「我對伊啥款心情

哪會袂明瞭

較講嘛講袂得了……」

下車，撐起雨傘，因為忍不住公車的黑煙，一咳嗽，也將自己即刻轉回現實。走到她的住家前，因為她家在街道旁邊，遠遠的就看見小小的藍色塑膠棚子。真的不願意看前面的，曾經熟悉，卻變得很陌生的人相。棚子裡面沒有別的客人，只有兩三位似乎是她親戚，於炎熱的天氣中慢慢的折紙蓮花。當我越走越靠近的時候，突然一位年紀和我相似的女生，轉頭過來……

羽安又活在我的面前？當我幾乎要喊出她的名字，她突然問：

「汝是羽安的同学嗎？」

「我是她的朋友，嘛是她大學一年ê全學校ê同學。」面對一個和她相若，確實好像沒有那麼常用臺語的「她」，真的很微妙，雖然我大概了解她的身份。

她自己介紹是妹妹羽柔，和她姐姐比，她還是些微矮一些，但是她的臉型和嘴唇，仍然是那人的形影。於交談中，我想到之前羽安所說，有一個雙胞胎妹妹，比起語言，更喜歡電腦程式，也讀我學校附近的大學。

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通，怎會有人對電腦的英語代號和數學記號如此有興趣，我真佩服她能坐在電腦前，不與別人，只和沒有生活的實際意義的符號對看。我又想起她大姐的熱情，我的眼睛不知何時又擒著眼淚，最後還是留下。

最後，羽柔對我說：謝謝雅婷在北部的時候，對姐姐的照顧。

這時候，好想要，想要再看到，雖然不同卻類似的形影，幾乎要說出：「我想和你交換電郵地址」。但是現實仍然壓死我的心。

再壓這句話於內心深處。

深深的思念跟我回去，這一切已經被時間的溪水，流向看不清的彼端。放下它的聲音雖然一直對我說，但是她分給我的飲料、每晚的心事，都在我的心上發酵——

變成這片海水的鹹味和無言的海濱的沙。

聆聽海水的聲音，越來越安靜，於天色變得斑斕，展現他的燦爛，但是我心中很平靜，也突然想起她和我說的話：

「失去的，都會變成天上的星星，陪妳在黑暗中走。」

或者她所思念的字典，是她喜歡我要走的路嗎？我真的不知道。

我這時候不知道未來會怎麼走，總是姑且吧，就算最後只是一場夢，就算政府會把我鎖定，反正有天上的星星守著我，不是嗎？

晚上因為起風，有點寒冷。進入學校的計算機中心，就馬上於BDD這個BBS，PO文徵求處理字典的程式義工。

起初，也是有人狐疑、譏刺，都用華語：

「閩南語有音無字，要怎樣有字典？」

「大家都講國語，沒有用啦，浪費力氣！」

這些左嘲右諷，我當然可以理解，但是真的有別人願意贊成我嗎？拜託拜託……

雖然希望就算是一句支持的也好，BBS站內信還是沒有收到別人願意支持的。一天又一天，我也不知道天上的星星真的不會消失嗎。

已經過了一週，當我想要登入BBS，刪掉這一篇的時候，我收到新的信，這樣寫：

「(我台語ㄌㄨㄞ 輪轉，カメム盡量用台語寫，多謝包容：)」

Theng 你好，我是 helenchen，

我對你ㄟ字典有興趣。

我會曉 Perl，應該會當協助你ㄟ介面。

我ㄟ email 是……

Helen Chen |

突然，我看見學校的路樹，風沒繼續搖晃了，在剛進入秋天的晚間。

第二章

現在時間已經到秋天了，但是中午徹底的熱，還是像火燒的田野一樣，在學校的中央道路兩旁，枝桠跟著東北風搖來搖去，葉子彼此竊竊私語，不知道在講什麼秘密。

一位背著灰色背包的女大學生，帶著懷疑和怦怦跳的心，從計算機中心走出來。

三小時以前，星期六早上十點，計算機中心沒什麼人，有人拿電腦來看論文，也是有人與他人不知道在閒聊還是互戰，而激動地在BBS上敲字。

她在約好的時間打開BBS，第一個水球是說：

「Theng：顧慮到大家的安全，就用Conexion通信軟體聊天，在這download（免安裝）……………」
要用Dot架梯子上網，載點在這……………」

她一面深深又有些微妙笑一下，原來也會怕啊，但仍然照著所指示的作。一打開：

妳人在嗎
「Theng.. 汝有佇咧無？」

Helen.. 是我啦。

Helen.. 是講，你ㄟ也很特別，還知道 Dor 是什麼

Theng.. 敢真正少儂用？
真那麼少人用

Helen.. ㄟㄟ只有學術研究的人才ㄟ會用，或是只有我們資工系的人才知道。
也只有學術研究的人才ㄟ會用

Theng.. 汝嘛大學生？
妳也是大學生

Helen.. 嘿啊，讀二年級。

Theng.. 我是三年。

Helen.. 利用大學期間有閒做，真末ㄟ歹、
真不錯

Theng.. 是講，汝哪會想欲加入即个專案？
妳怎麼想要加入這個專案呢

她心裡頭顫一下，後悔為何沒有編適當的理由。

通常會加入這個專案的，應當有適當的理由，若沒有對臺語有接觸甚至對之痴迷，正常人不會

作這種事。

早知道不要一看到BDD的PO文，就突然決定要這樣做了！她突然後悔，也感覺自己很丟臉。

突然，她想到以前的往事，就突然有靈感：

「其實我以前就對臺語有興趣，我高中的時候，曾經去過教會學過臺語羅馬字課程，雖然現在臺語不好，但是我想要來練臺語……」

她一面寫，一面想起姐姐在高中的時候，因為很喜歡臺語，被附近長老教會的人介紹，跟從牧師學習教會羅馬字。她也被姐姐半誘半勸，那時候也有點好奇，跟她一起去。但是因為臺語不好，還因為對變調規則不太熟悉，所以最後留下來的不得已退出的無奈，以及加添臺語很困難的印象。

打下這些文字，痛苦的文字以及自己的虛偽浸泡於她的心中，她些微怨恨自己，但不知道該怨恨哪邊，是自己不會臺語，還是自己昨天晚上的決定？到底還是想不通。

最後，Theng回應…

妳有這顆心

因為現在還沒有人在做臺語的線上詞典

「我真欣賞沒有這粒心。因為這馬猶無儂咧做臺語ê線頂字典。

妳是我看過很有趣的人——在這世上，除了妳以外，我只看到另外一個
 汝是我看著真趣味ê儂——佇chhi世間，除了汝以外，我干焦看著另外一個。」

她感到心中有一點搖曳：「很有趣？為什麼Theng如此對我說？」

雖然她的理智在想，可能是現在確實沒人在做臺語線上詞典，她才這樣鼓勵我。但是Theng怎麼會對剛認識的陌生人如此說？怎麼想都不明白。她也開始在懷疑，難道要繼續作這件事情？疑惑越來越大……

「但是現在不是在這裡發愣的時候。應該要瞭解一些計劃的詳情」，她最後總算撫平心中的情緒。後來，她漸漸瞭解Theng的計劃：就是因為版權問題，就先從外國大學掃成PDF檔的英語——廈門語詞典，用人工方法打字進去Excel，而且把英語條目部分翻成華語，之後轉成資料庫，做一個搜尋系統的網站。她負責的就是後半的人工輸入，以及寫網站。

她倆討論要結束的時候，Theng對她說：

「妳能幫我作一件事嗎？」

什麼
 「Tī-Yī-nā、？」

「用白話字寫臺語，將妳不知道用怎麼寫成漢字的用那寫 kā 汝毋知影 beh 按怎用漢字寫 ê 用 he 寫。」

臺語：真的要學不成功的書寫系統來寫嗎？她開始猶豫：

但是我很多不知道怎樣寫，只會一些些，
 「毋過我真ㄟ毋知影欲ㄿ ㄆㄨㄣˊ寫，只會曉一ㄨㄣˊ，我需要用中文到臺語的字典，
另外妳的輸入法打哪下載 另外你ㄟ輸入法ㄈㄨㄣˊ下載？」

「我記得徐金松有出《中國閩南廈門音字典》，汝會當 chhoe，妳可以找 但是可能著去臺北重慶南路
的書店找看看 的書店看看。
 另外輸入法是踎美國 ê 臺語 lāng 寫 ê，旅美的臺語人寫的在這 佇 chia……」

她想起一句話，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爬起來。而且若不這樣做，「那件」事情也不可能完成。
 她決意如有時間，就坐國光號去臺北一趟找看看。

將電腦關掉，她一邊整理一些重點於本子上，一邊想「heng 說的話」：

「妳是我看過很有趣的人」，她感到很有趣味，但是理智阻止她不要那樣想——還有重要的任務要做。

書包整理好以後，沒走回租的屋子，反倒走向公車站牌旁邊的行政大樓，這棟大樓還是冰冷，

看著經過的學生和教授。

她心中仍然在想，Theng將我當成是一位有趣的人，她這樣做，「會不會做得很過分」？步履就慢慢聽一下，但是迎接她的是決斷作這件事情的黑雲，又籠罩在她的心上頭。

※※※

那日她才一歲，因為父親是船員，所以她和雙胞胎姐姐由她媽媽和奶奶互相照顧，有時候店面很忙亂的時候，往往一個人就故一雙搖籃裡的嬰兒，另外的就要隨時招待顧客。

這種生活雖然沒空，但是仍然可以互相扶助湊合過日子，直到一場寒流讓天氣變冷。

連曙光都還沒亮的一大早，剛從美國回來高雄港的父親，聽到廁所有倒地的聲音，叫醒他最大的不安，就算說用最快的速度送去醫院，只有不再暖和的主題和無法逆轉的命運。

面臨這樣的大地震，雖然她爸爸多麼不捨，但是他們才剛背負貸款買這間兼作住家的店面，重擔也無法讓爸媽其中一個人辭職不做，媽媽也無法同時邊顧店邊照顧兩個。其中一個要送給姑姑照顧，直到三四歲。

因為她比較乖順，比較好安撫，是最後的選擇。

偏偏姑姑從初中畢業，就去臺北工作，姑丈也不太會臺語，她和她表妹玩耍的時候，也不用。命運的分叉就這樣開始。

起初她對「阿公」、「阿媽」等等的詞有反映，然而越來越對更難懂的詞語不會有反應，最後當她四歲的正式回去高雄，爸爸也上船，轉行不久的某一天：

將書包拿到這，明天就要上幼稚園了
「共冊包仔攆來遮，明仔載欲去幼稚園矣」

結果她只是會議，有點陌生不懂，安靜在這，一點動靜都沒有。

過了二十秒鐘，爸爸有點受不了：「我不是跟妳說，書包在這裡，要拿來？不然，我就拿打人的了。」

無辜到幾乎要哭出來的聲音微微的出來：「這明明是『書包』，『冊包仔』我聽無啦！」

爸爸和媽媽互看，「慘了」寫在表情，特別是對於在南部開店的一家人。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憂鬱悲傷也沒有用。

年紀比較大的時候，起初她爸媽還有讓她在暑假與寒假的時候顧店，不過來去店裡面的客人都用臺語問，她縱使聽得懂意思，不過因為實在不夠流利，不是只用華語回答，就是講話結結巴巴，沒什麼改善。

顧客也常常說：「你女兒為什麼是外省人？本地人起碼也會講臺語幾句吧。」「妳還是用國語和我說，就好了。」

她心裡面有一天一天的嘆息和羞恥，如果那時能夠叫爸爸不要跑船，就不用送她到臺北，不用受到這般痛苦了？若是她能夠繼續留在臺北，不在高雄，這樣就能夠自由了吧？雖然後來因為這緣故，她就僅負責開關店門和收拾，可以專心於讀書上，並且因此對人說的語言沒什麼興趣，但卻拿數學符號和算是，當做逃避的出口。

有一日，她於國中的時候，看見學校講「方言」要罰站的同學，雖然認為這樣可能很過分，但是這位永遠的異鄉人，心中浮現一種想法：

若是中華民國都講同種的語言，就不會有人區分你我，就不會有對立，也就不會有這種悲劇，

大家能夠和諧。

若是這個字典的主事者 Theng，能被他們抓到，就會有比較少人想要學區分你我的，自己的不幸就不會發生在別人身上。縱使 Theng 真的把我當做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但是她的確是做錯事情，這樣的區別對現在面對共匪的威脅，只會對我們國家不利而已。倘若 Theng 以後做什麼破壞團結的事情，對她自己也不好，所以這樣做，應該也不會太過分。

延續到這裡，突然有人喊住她，中氣十足，穿著淺綠色的政府，整齊又掛著能將人割成兩半的熨痕。

「嘿，羽柔，妳愣在那裡作啥？」

「馬教官，我有事情要和你說」

羽柔不回頭，和教官一起進去教官室，手裡也拿著藍色的本子，封面有一個車輪。

第三章

「臺北站到了！」

臺北站到矣！」

國光號的司機拿麥克風提醒車上的人，也給坐在窗邊的羽柔嚇一跳，她剛才除了在車上在想資料結構的紅黑樹要怎麼轉換外，還在思考要不要真買字典這個問題。

一邊看地圖，一邊跨越天橋，走過忠孝西路，她到重慶南路左彎。雖然是秋天，然而在大樓的叢林下面，熱氣和似乎存在的雲霧，仍然浮在路上，變成人人心頭的不適煩悶。

這裡和S城不同，騎樓下的人非常多，來來往往，不知道他們自哪邊來，往何處去，或許她也知道，她和Theng是如何於網路上遇到，然後加入這個專案，而且又摻進去不純正的計謀。

只是羽柔的一念之間，讓命運走向這條歪斜的方向，但是似乎沒那麼簡單——

可能在更早之前，命運就註定好了呢？

她也是在懷疑，但是最後仍然不知道，於她去電腦書店買一些網路程式的書的時候。

「畢竟得買這本字典，」她輕輕咬她的嘴唇皮，決定踏遍每間書店，找看看……

「不好意思，我們沒有」、「這已經賣光了」、「我們只有這本……什麼？不是妳要的？」、「現在大家都講國語，怎麼會有人買這？」

走過十幾間書店，甚至包含連鎖大型書局，都沒賣這本字典。羽柔懷疑，難道是因為這是禁忌，導致他們不敢賣呢？回頭看見總統府，仍然是那麼森嚴，坐在介壽路的一端，她想：臺語真的沒什麼人在寫，檢舉這種有意義嗎？又走去前面那間看看吧，不然就算了。

羽柔走進左手邊的書店，書店有點陰暗，看起來是在賣二手書，舊書塞得非常狹窄，訴說起以前的故事。顧店的是一位中年的大叔，羽柔提出勇氣用不怎麼流利的臺語問他：

「請問你這邊有徐金松的閩南語或是臺語的詞典嗎？」

突然老闆好像冒起雞皮疙瘩，站起來，往四周看，確認沒人注意，然後低頭和她說：「妳跟我來。」

店員就將她帶到店後方的角落，一個封起來的書櫃前面，羽柔覺得有點心跳加速。

「回到家以前，千萬不要打開！」

他低聲卻嚴厲的向羽柔提醒，然後將鑰匙打開，從櫃子最深的地方——羽柔似乎可以看到櫃裡有臺灣獨立，或者應該是體制外人士寫的雜誌，就像取最珍貴的珠寶般，將繩子解開，然後流利的將它用牛皮紙包起來。

羽柔不說什麼，只是靜靜的看眼前的一切，然後將這本字典收好，放在灰色的背包裡。
這本字典真的非常的重。

回程的時候，羽柔在臺北北站排隊要等國光號的時候，遇到丁育誠——他是她大姐的朋友，也在C大讀書。兩人打招呼之後，育誠問：

「妳這次去臺北做什麼？」

「買臺語的教材而已，因為我臺語講得不好。」雖然講得不精確。

「妳這點很像妳姐，她在學校的時候，有寫臺語歌，也想要組建臺語的社團，不過很遺憾」一發

現討論話題變得有點沉重，他換話題說：

「妳認為臺語有文字嗎？」

「我想應該是有吧？不是有字典？」

「不過我在想，為什麼我有時候找不到文字？比如說『chhiau-chhoe』這個字，我也不知道它的漢字是什麼。」

「如果羽安還活著，她一定會用教會的拼音寫。」

「但是這種文字，很多人只當成英語，不可能接受姑且的寫法。」

「可是羽安一定會很堅持說……」

突然廣播聲喊著：15:20分往S城的車到了。

※※※

回去所租的房間裡面，羽柔慢慢解開字典，然後想起她頭一次看到要用幾片軟碟片裝的字典pdf，裡面裝著很多撇音符號的臺語音節，以及很多漢字和英文字，她頭暈目眩。

「如果羽安看到這本字典，一定很感動，我還記得她想要收許多本臺語字典。」她又想到，若是臺語真的找不到字，怎會有傳教士和很多學者試著編撰字典？雖然覺得這樣的熱情也是有點誇張。

「倘若沒有羽安和 Theng 那種想要用臺語書寫的熱愛之心，絕對不會有人會以為臺語有字。我真的有辦法完成這個專案嗎？何況另外的『計畫』也需要它才能完成……」

她短暫的想，最後在字典的內頁寫下名字：

「陳羽安&陳羽柔」

※※※

晚上羽柔帶那本字典，封面用牛皮紙包得緊緊的，又走進去學校的計算機中心，她掀開字典，打開 Conexion，剛好羽柔上線：

Helen：我今天去重慶南路，買到字典了

Theng：書好找嗎？

Helen：我走進去十幾間書店，才在一間二手書局找到。

(還有禁書的事情，Theng 為何沒有說？羽柔心裡如此吐槽。)

Theng：真辛苦呢，讓你多跑那麼久。

Helen：是講，妳最近數位化臺語字典有平安無？
平安嗎

羽柔打「平、安、無」這三字，心臟又怦怦跳了，帶著想要更多的情報的心，以及理智叫她要冷靜，全世界只剩下鍵盤打字的声音。

Theng：妳為何問我這個問題XD？我打字和數位化的進度都有照計畫進行呢？還是妳怕我延誤？

Helen：沒有啦，只是想到最近風那麼大，畢竟S城嘛，怕妳感冒而已啦……

(嚇死，差點把真正的意圖洩漏出來了)

Theng：妳大學也在S城！？

Helen：是啊，我大學在K大學，妳呢？

Theng：我在C大學，算隔壁呢！

Helen：啊這個計劃需要討論比較好，可以見個面嗎？

羽柔很高興，總算可以和那個推動者，或是週末見面，她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不過應該很有趣。

Theng：好啊。看妳什麼時間有空。

Helen：好啊！好啊！

Theng：見一下面而已，就好啊什麼啦~XD

（啊，我得冷靜。倘若讓她知道麻煩就大了）

Helen：不然在國慶那天？那天禮拜三，才放假一天。

Theng：不然，就中午在C大學正門附近的茗軒泡沫紅茶館見面？

Helen：好啊。是講「泡沫紅茶」要怎麼用臺語講呢？

Theng：「起 pho 紅茶」？我認為可以這樣說……

她們越講越開心，直到計算機中心要關門的時候。羽柔這時不了解，她們兩人的見面，會如何改變她們的命運，只是在討論中，她所看見的，不是似乎違背國家法令的份子，反而是一位對所喜愛的語言有興趣的女孩，熱情也讓冰冷的螢幕變得暖和。

（雖然若是對她更瞭解，就可以更常去教官室裡面提供更齊全的情資，但是我很好奇，這種很有熱情作不被主流接受的，又似乎極端，但是也讓我覺得厲害的心志，到底如何呢？

但是她若知道我是這種沒有格調的人，可能最後連朋友都當不成，整個就變成一場空……）

最後羽柔帶著萬千的滋味，回去她租的房間，深深思考。東北風是越來越猛。

第四章

十月十日，光復路的車流量仍然不少，道路兩旁以及安全島插了很多紅藍色的旗幟，跟著冷颼颼又很大的風，鑽進去行人的骨頭，大家都把手瑟縮起來。

我一個人雖然也會感到發冷，可是期待見到她的心，將它鎮住了，不知道這位臺語沒多好，卻對臺語有興趣的人，到底長怎樣呢？心跳似乎有點快。

我轉進一條沒插旗子的街道，寧靜的街道立一隻小小支，沒有安霓虹燈，只是簡單寫著「茗軒」兩個字的招牌。往裡面瞧一下，客人沒很多，我抱著綠色的筆記本，不知道 Helen 有沒有在裡面。

我輕輕走進去，結果吸引我的，不是她的信物——藍色的本子，是那張神似的臉孔：

仍然是有點蜷曲，又長的頭髮，以及有點圓的臉，但是掛的不是圓框眼鏡，反而是方框的，裝扮沒那麼細膩，可是雙眼皮仍然那麼迷人。不過她的表情有八成神秘，三成安靜，兩成沉重，好似正

藏著說不出口的秘密。

應該就是她妹妹？又想到最後與「她」在海濱的互抱，以及藍色棚子下面與眼前的她首次見面的形影，腦子就將她們疊合在一起，變為拆不開的影像……很像和她確認，但是會不會不知道場合啊？在我正恍神的時候，她突然嚇一跳，原本的表情頃刻間，換成微笑：

「妳是不是 Theng~ 是說『Theng』該怎麼讀？」

聽這種聲音，應該就是她沒有錯了，我隨即回答：

「就讀作『T'hèng』就好了！是說最近字典數位化有需要協助的地方嗎？」

「我知道啦，最近字典也是慢慢 key in，都有照進度啦！雖然比較花時間。」
x y、

Helen 應該是南部孩子，怎麼臺語沒有她姐姐流利呢？不過她仍然還是用臺語講，我覺得很有誠意啦，不過直接問或許太沒禮貌，我就不問，而是跟隨她的話回：

「我在想，應該也是可以用 OCR 技術將它掃描進去。」

「但是這些東西，臺灣的大學應該沒辦法將它掃描進去，太過敏感了。」

「我有認識一個住美國的同好 Alex，最近和他聯絡，有可能他會幫忙數位化這些文字的內容。」
「這樣不錯！若是可以加強 OCR 這關，就不用花太多時間打字。」

「可是可能只有英文和羅馬字，漢字的部分仍要人工 key。」

「沒關係，到時候再輸入就可以。」

在和她講話的時候，我聽起來她的華語口音沒跟她姐羽安一樣，仍然有點北部口音？照理講她們家高雄人，不會這樣啊？在聊天的時候，我的內心累積越來越多的疑問，可是仍然不敢說。

她姐姐說，她對語言學沒什麼興趣，她想要加入加入這個專案應該有背後原因。她不是說曾學過白話字嗎？我很好奇，就問：

「妳不是之前有說過，有學過一點點白話字？為什麼妳會想學呢？」

她一喝吸管裡的紅茶，停住片刻，就誠實地說：「其實，因為我有一位親人在幾年前，邀請我去教會去學臺語的教會拼音。那時候我不知道它叫做白話字。因為以前小時候住在臺北，所以我臺語不是很流利，常常受到許多質疑，才想要學看看。不過我覺得教會的牧師教的方法太快了，跟不上，到

現在還不知道怎麼讀變調，所以中途退掉了。我覺得還是很尷尬。」

「惜惜喔。不過是因為這個原因，妳才想要加入字典專案嗎？」我感覺很不情願她受到這樣對待，也希望她能夠在字典專案找到興趣。

Helen 猶疑，卻接著說：「這是一個原因，可是，也是因為那位親人的緣故。我本來認為她做的事是白費，但是她曾和她的朋友常常用臺語寫作，我也很好奇臺語到底有多少魅力。」

在我的眼簾又浮現羽安的形影、她的笑容和活力的時候——

「妳覺得，臺語是包容性的語言，還是只是區別你和我的語言而已？」

我想到羽安流利的臺語，以及她妹講沒幾個字就切換到臺語的卡卡狀態，相較之下，覺得很複雜。一方面我在推動臺語，不論是想要好好保存自己父母的語言，不將它出賣。它的確是區別你和我的語言——國家機器的，以及地方流傳的。但是倘若有人想要學，難道不能以寬容的心對待他嗎？

「我認為，臺語不只是辨別你和我是一陣營的工具而已。就像是臺語從原鄉的百越民族與歷代統治的各個民族，吸收很多不同來源的用語，臺語的確是包容性的。」

我在想，只要妳有堅定的心想要學回來，所有的人都會支持妳。」一定是這樣的，至少最後我是這麼想。

這時，Helen 的眼珠，有點兒光影閃爍。我再喝前面的綠茶，雖然因為無糖，有一點苦澀，但是有一點甘甜最後回過來，在我的喉嚨盤旋。

※※※

討論到兩點的時候，Helen 突然想起什麼，就問我：

「晚上妳想要看臺北的國慶煙火直播嗎？」

我不知道她問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只說：

「我們 C 大裡面的學生餐廳八點電視就關起來了，不可能看得到煙火。」

「這樣好可惜，這日是國家的大日子呢。」她的眼神正對著我的眼睛，凝視著。

「其實，這個日子雖然許多人都很高興，但是我仍然希望，各行各業都過得很順利，可以掌握自己的未來，這樣才是真的讓人高興的日子。」雖然我不知道這樣將政治立場講出來，Helen 會喜歡

嗎，但是說出來的話已經不能縮回去了。

「每個人都對臺灣這片土地的未來，有不同的想法。」她慢慢的說：「畢竟，每個人都能做自己的主人，非常重要。」

但是我仍然不知道，她自己是否真的認為，臺灣人已經是主人，或者是仍然不是主人，畢竟她知道我的意念就好——在結帳的時候，我和她平分吃飯的錢，拿出一張印孫中山的鈔票，和一些蔣一代肖像的硬幣。

到底我在想，交到這位熟悉又陌生的朋友，的確是很特殊的存在。

我這天最後一次見到她的身影，想到一首歌，歌詞是這樣：

「不看妳的眼，

不看妳的眉，

看了心裡都是妳，

忘了我是誰……」

我輕輕吟這首歌，與她揮手道別後，就往學校的方向前行，東北風仍然咻咻叫，我的心覺得有點迷濛不清，但是有一點溫暖。

有可能她和「她」的形影，會變成字典完成的踏腳石，也說不定會變成我生命最大的幫助和力量。我很期待呢。

外面的天氣突然沒那麼冷颼颼，腳步也越走越輕鬆，就算旗子仍然還在飄。

太陽漸漸往學校西側的山丘墜落。

第五章

「所以現在只蒐集到這些？」教官的話，不輕率卻很冷，將教官室的牆壁冷凍起來。

「確實這樣，我還不知道長怎樣，而且最近人工打字速度太慢，進度還沒10%，放長線釣大魚……」羽柔只是緩緩的說，希望可以說服教官……

「妳若是隱藏啥，我都知道，妳有很多資料在我這，最好要愛黨愛國！」教官馬上插嘴，最後語氣開始大聲了，旁人也開始注意到。羽柔嚇得只是注視在牆上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藍底白字標語。

羽柔最後只是向他應好，然後步出教室。十月下旬的風，已經變強。

她一邊走在學校旁邊的人工池畔，一邊想，到底我有什麼把柄可以被教官逮到？浮現在她眼前的，是高中時期，教會的白話字班。

這個班是她姊被鄰居邀去參加教會的團契活動三個月了後，一位弟兄姐妹介紹的。大姊當時跟

羽柔說：

「妳臺語不是想要求進步嗎？鄰居的教會他們有白話字班，妳可以來參加。」

「不過那不是用英語拼寫的臺語，有效果嗎？」

「妳沒試過怎麼知道沒用？說不定沒比數學還困難。」

因為羽柔被刺激被勸誘，想說怎會有比數學還困難的文字系統，就跟她姐來。

雖然非常的掩人耳目，為了避免被黨發現，羽柔後來發現是在教會的一位兄姊家，用吃飯的名義來舉辦。在吃完一家一道菜所請的晚餐之後，牧師就在臺上，於黑板寫「P、T、Ch、K……」等等的子音，介紹白話字的歷史，然後說：

「這些是白話字的子音，請將英語的發音方法拋諸腦後，跟我讀兩遍……」

羽柔起初覺得很有趣，並且跟英語的發音方法確實不同，但是講到韻尾的時候，她感到u、ü的韻尾確實難以掌握，每次牧師問她，她就辨別不出來，分不清楚。

當論到入聲及一些聲調的時候，她對附加符號與聲調，覺得每個都很像，根本分不清楚，對牧師所教授的根本如鴨子聽雷聲般，完全不懂，甚至怕被點名問聲調該怎麼標。被點名的時候，她只是臉頰紅得和麵龜一般，整具身體一直顫抖，回什麼都不是。

所以羽柔在牧師教變調的時候就離開了，就算牧師本來想給她加強輔導，而且長老夫人煮的綠豆湯很好喝。

她在羞慚當中，越來越感覺臺語根本不是一般人可以練得流利的語言，雖然那時她不知道現在發生的事情，只是嚇到，又感到丟臉，終究躲在數學這個安心的港灣。

「有可能白話字班裡面有政府的奸細嗎？早知道別去了！幾乎學不到東西，反倒可能留案底。不過現在想也沒用了。」跟隨越來越強的風，羽柔心中如此想：

「也許我應該配合教官？因為這樣也沒退路了，而且又遇到這種事情。」在羽柔正猶豫的時候，Theng 的話語和身形展現出來：

「我在想，只要妳有堅定的心想要學回來，所有的人都會支持妳。」

「真的是這樣嗎？每個人都會支持我？」羽柔捲進去龍捲風裡面——

「倘若我奮力學，別人的懷疑都會像出太陽時的烏雲都消失無蹤嗎？沒有的話該怎麼辦？這難道只是安慰人的話而已嗎？」

太多、太多的迷惑和憂愁沒辦法抒發，她只好問Theng，反正明天是會面的日子。

※※※

隔天早上接近中午，C大附近的餐廳只有四五個人在吃飯。樹影隨著金色的日光，撒進去店窗戶的裡面。

羽柔不像上次見面一樣，先模擬如何抓Theng的話，來掌握她的把柄，這次只是一位單純參與字典專案的人，抱持想見網路上朋友的心情。當她正想Theng上次和她講話的時候——

「框唧框唧……」大門緩緩開啟，掛在上面的鈴鐺就響動。背著水色包包的Theng走過來。她似乎在Theng的眼神找到答案。

在Theng在吃三明治的時候，羽柔問……

「這塊三明治好食嗎？」

「裡面的餡很飽足，吐司也很Q，不錯吃！」Theng 很歡喜，說：

「和你說一個好消息！」

「什麼事情？」

「Alex 他」經計畫把那本字典的 PDF，用他們學校的工作站轉成文字，如此只要處理其他的文字整理就可以了。」

羽柔想，字典總算又像完成的階段邁進一步了，無論出於什麼理由，都是好事，就說，「真的很好！這樣可以處理得很快。啊我也要來思考字典後臺的設計了。」

是說，你認為字典的名字要叫什麼？」

Theng 花一些時間沉浸於思考，忽然她的眼神發出一道光，說：

「羽典，羽毛的羽，字典的典。」

羽柔開始好奇，這不是她和她姐名字的第一個字嗎？就問：「妳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其實這個名字是為了要紀念一位朋友，因為她鼓勵我開發這個字典，但是她已經無法再開發了，所以拿她的名字，當做對她的紀念。」

「為什麼她那麼絕，不顧慮情面就離開？」羽柔又好奇。

Theng 只是抬頭看窗外，不說半個字。

忽然羽柔瞬間想到她大姐的身影，但是她也不知道原因真的是不是她。

不希望氣氛寒冷掉，羽柔在後悔怎麼會問這種不適當的問題中，又將心中的問題釋出：「妳之前曾說，『有堅定的心想要學回來，所有的人都會支持妳』，是事實嗎？因為我臺語若是想要學，現在怕說太晚了。別人看到我一個南部小孩臺語卻講得零零落落，怎麼可能會好好對待？」

「不用擔心啦！就算不是萬分，通常也是事實啦。只要妳表明想要學回來，一般不會有人恥笑妳。而且也是有一些說臺語的社團，雖然K大沒那種，但只要每天不怕失敗繼續學，應該也可以愈來愈進步。」Theng 用平靜的心這樣說，希望能夠安慰她的憂愁。

但是 Helen 不死心，又問一個她隱藏於心裡，長久不敢說的問題：「妳認為臺語的『疼』和『愛』

thiàⁿ

疼』和『愛』

ài

這兩字有什麼不同？」

Theng 這時卻說不出口，她的腦子也想不到這兩個相似的詞，有什麼差別，腦子卡卡的，最後她說：

「我自己的語感，『疼』，是對小動物、鄰居、朋友等等的感情；若是說到『愛』，就比較接近戀愛的感情，以及想拿到物件、作動作的時候才使用。」

忽然 Theng 伸出她的手，輕輕摸羽柔細嫩的手一下，說：

「妳覺得這個動作是『疼』，還是『愛』呢？」

羽柔愣在那裡，臉紅起來，緊張、快樂與疑惑籠罩她的心，不知道該怎麼會：「應該是疼……但是我有說錯嗎？」

忽然 Theng 動一下眼角，跟她說：「其實，這要兩人的主觀才能決定」，她對她笑一個，說：「好啦，不跟妳開玩笑啦！只希望可以給妳這個意思。」

（她所說的，只是讓我對這兩個詞的差異，更有印象而已？騙誰啊！）羽柔心中這麼想：「但是

印象的確變得很深呢。」

羽柔吃桌上的鬆餅，品嚐澆在上面的蜂蜜，心裡想，真的很好吃。

最後她們要結帳，當羽柔說想付錢，Theng說．．

「這餐我請就好了。」

「不要這樣，大家都是同學。」

「不要客氣啦，就當作剛熟悉新朋友……」最後羽柔凹不過，還是Theng全出。

在羽柔想說，為什麼Theng將她當成好朋友，心中只是感到不好意思、羞慚和感謝的時候——窗外已經日正當中，一雙葉子隨著風飄到遠遠的地方。

第六章

今天下午，我在大學圖書館準備期中考要考的漢語通論與中國思想哲學，圖書館每個人都很安靜，有的拼命讀眼前的書，卻有的眼神空虛看眼前讀不完的論文。

我邊讀邊專注於科目裡面，但「疼」與「愛」的區別一直在我的心頭盤旋不止，讓我思想：

漢語很多詞的意思和語法功能會跟著時代演變。如同老師所說的，「打」這字於宋朝歐陽脩的時代以前，從原本有「打、攻擊」的意思，擴大成可以後接其他的名詞，和它結合變成關聯的動詞，比如說「打傘」；在臺語，「愛」的意思，擴大變成「要什麼行動」，如英語助動詞 should。

如果說我真的要「愛」一個人，也需要帶著想要作的事情，並且「要把它做出來」，才能說是真正的「愛」，不只是「疼」而已？對這位剛認識的 Helen，我對她那次的動作，的確有點對她不好意思，但是我那天自己的心臟，有些許怦怦跳，我的眼睛也有點失神。難不成我以為自己的大姐又

在我的面前？還是因為很難找到會臺語的知音，才有這樣的代償？頭腦裡好像有很多汽水的泡泡衝上去……

雅婷啊！妳不該在想了，考試在後天，還要準備。但是意識卻不是自己的了，任憑它再想起更早的往事：

※※※

雅婷小時候在臺中市區讀書，放學的時候，有時候會步行到三民路的古書店，找二手的世界文學小說，以及語言學習的冊——這是只有一點點錢的她的少數興趣。對她來講，無論是《咆哮山莊》、《少年維特的煩惱》，以及短句「どのぐらい掛かりますか」、「わかりますか」，文學小說豎立給她一個喘息的空間，語言學習送給她一扇看世界外面的窗。原本想說這樣的生活會一直繼續下去。

直到有一天，書店的一疊字典中，一本封面寫看不懂的拉丁字與連字號的「廈門音新字典」，好似有什麼魔力，吸住她的眼睛。雖然老闆問「妳看得懂嗎？」，但是因為沒多少錢，所以買到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她問親戚朋友，裡面的拉丁字是什麼，要如何發音，十個有十個都搖頭，

彷彿讀天書。不過把持著「大學到底有那麼多有才能的，不可能找不到讀不懂的人」，她帶著心頭的疑問與這本字典，在考上大學以後，和認識的同學以及學長姐請教，但是問題仍然無解。當她想要放棄脫手字典的時候，無意中又於學生餐廳遇到一起讀C大的高中同學育誠，說到這件往事，他隨即低聲跟雅婷說：

「我們社團有一位會臺語拼音的學妹，或許可以問她看看？」

※※※

那時，不知道這場介紹，會導致我的生活引起這麼大的轉變——就算一切現在變成水中的煙、空中的雲，似乎沒留下什麼。

但是我的生活，像被這些日子的針所銘刻的唱片，她的笑聲、所教我的羅馬字、她頭髮的香味，以及她那份自信的笑臉，為何都會在我最軟弱疲乏的時候浮現？現今又面對那位帶著同樣面容，同樣對臺語有好奇心的她妹妹，我的心不知道該如何定奪。

若是只是用「疼」相待，我有可能兩頭空，但若是用「愛」向她表明，不知道她會不會嚇到？況

且我已經忘記她的名字，她又不是她姐！妳不該隨便將她搞混了！不過我的心為什麼會有同樣的反應？我緊閉雙眼，心如同風浪之中的帆船。

「但她最近在說她想要一臺錄音帶隨身聽，送給她應該沒關係吧？不管是『疼』或是『愛』，應該都說得過去。」我最後下定論。

但是不知道 Helen 願意接受嗎。

※※※

期中考考完，我們約定於週六晚上七點整在茗軒紅茶館集合。平時都 in time 才到的我，這次特別提早二十分鐘進去。水色包包裡面，有放一臺隨身聽，用橙色的紙和紅色的束帶包裹，還附一張黃色的卡片。拿出化妝的小鏡子，仔細看自己的髮型有沒有歪掉。

在六點五十五分的時候，忽然這個有點靦腆卻類似的形影走進來，在她反應過來以前，我向她舉手招呼。她意識到我先到，就問：「妳為何這麼早就來？」

我笑嘻嘻回應：「因為我為了好朋友，太晚到怕不好意思。」

Helen 的眼睛猶豫，不知道要做何反應，最後說：

「妳真的對我很好呢！」

我們兩個講了最近的狀況，就開始討論《羽典》的開發流程：

「所以OCR的英文和羅馬字部份，除了L字頭部份的樣本以外，已經整本都完成了。」Helen 驚著。

「嘿啊，Alex的效率非常快，只花」就OCR完」，連附加符號都不遺漏。」

「若這樣，就可以將它轉成英文——華語——羅馬字——漢字的對應表，然後製作前後端界面，就可以讓大家搜尋囉！」

這時我覺得不妥當，就回她：「在這加上漢字不好。」

她眼睛睜得大大的，大聲喊：「怎麼這樣？我已經在試著將這些的OCR表格化又加上漢字了。」

「可是妳有注意到有些漢字右邊有加上圓圈圈？比如」「Love……，thià-sioh」旁邊的漢字寫『愛惜』，加圓圈圈，意思是『愛惜』不是本字，或不是文言音。如果說這樣直接公開，會讓要學臺

語的人走偏路。」我翻開筆記本，在紙上邊畫邊說明，希望她能瞭解。

「而且我在推測，臺語很多字不可能找到本字，因為妳曾說，臺語接收了很多不是漢族的語詞，而且那麼多圓圈的漢字，就算有一個人一個一個考查，可能幾十年後甚至大家都不在的時候，還是不完。」Helen 接續說。

「嘿啊，留漢字多浪費力氣，將它刪掉是節省妳的時間。」

「但是臺灣還是很多人有漢字的需求，不是每個都像妳會白話字啊。而且對一般的臺灣人臺說，就比較難學，很多人也當羅馬字不是字。」

雖然後來後悔，但是我的脾氣被她激起來——「漢字也是要花於學校六年的時間，用很多生字練習簿的代價，才能夠學會的。而且天底下，誰規定要用漢字寫臺語？一百年前傳教士就用羅馬字出版報紙啦。」

「妳也要考量現在的處境！我們中華民國，政府說是中華文化的復興基地，妳這麼說，怕會被戴帽子的泡茶，甚至還更嚴重。聽我說好嗎？我這樣說也是保護妳啊。」她的音量也不像之前比較小

聲，也越說越快。

「就算我們用漢字，難道戴帽子的就不會關心嗎？」可能因為被碰觸到心中很敏感的地方，我卻沒意識到心中多麼生氣，不知道要如何說，最後大聲回：

「既然沒結論，先說到這吧，下次線上討論再說！」

在她離開的時候，我看到她臉上掛著沒辦法說服固執長輩的無奈，眼眶有點紅，不發一語回頭，走出紅茶館的大門，她的頭髮被東北風吹得紛紛亂亂，也不以為意。我突然感到後悔，我對她的感情，若是挑戰到我的信念，該怎麼辦呢？

我沒心情喝剩下的檸檬茶——因為越喝越酸澀——付錢以後，沉重地步出大門。這樣字典該怎樣繼續我也不知道，只是聽到宵夜街的小吃店，在播放這首歌，那臺隨身聽仍然沒送出去：

「海中孤舟相思海 孤舟問天涯

阮是揣君君毋知 波浪滿腹內

滿腹內 滿腹內 滿腹內

啊
海風傳情予伊知
」

第七章

「……目前已經得到海外份子把晚清的字典轉成文字的結果，最快應該明年一月就能夠推出測試版本。但是因為裡面都是古早時代的詞，應該沒什麼思想問題。」

「要老實跟我說，Theng到底是誰？」教官仍然不滿意。

「她只說在文學院讀大二，還不想跟我見面。」羽柔有點嚇到顫動，但是已經用全身的力量鎮住自己的不安。

「別以為我啥都不懂！」教官講得讓人心裡起雞皮疙瘩，從咖啡色的牛皮紙，從土色的牛皮紙袋子，拿出一張影印的刊物，一個角落寫，細小的字卻很刺眼，又戳刺到心裡面：

「詩佳作・灰色的魚缸／陳羽柔

幾千隻新長成的金魚

紙漿鑄下的鐵絲網內

繞圈繞圈繞圈

不是鬥快的馬

反而附於水面

渴望一絲氣息，藍天之上……」

「妳思想不忠誠！還敢入黨？」

「怎麼會有？是說學校讀書壓力過大，希望自由的意思！不是……」羽柔急得想要喊出來了。

「人二裡面什麼都有！」第二個問題馬教官不打算回應：

「陳、羽、柔！這只是小菜，妳若肯好好合作，我既往不咎，不然妳就倒大楣了！」

後來，羽柔也不知道如何離開教室，只有東北風和冷冷的小雨鑽進骨頭裡面，讓她知道現

實——她忘記拿雨傘了。

她慌張的拿起雨傘，在想，難道要在繼續保守她的秘密嗎？

「如果一次將秘密整個講出來，自己或許可以好好生活，只要不要管政治，就可以在偉大領袖底下，以及正興盛的科技產業和有潛力的 WWW 行業，有一份就算沒有很清閒，也是很體面，可以說出口的工作，過順遂的生活。」

且慢！教官已經將在人二室的記錄一部分展示給我，我如果這樣，教官說不定不會善罷甘休，我不就一輩子要做黨國の間諜？真後悔作出這種決定……

啊可是 T'heng 她自己太過固執不聽勸導，再繼續的話，早晚會被政府除掉，這樣我全盤跟教官透露也沒差？」

在羽柔不知道滿臉的是冰冷的雨水，還是迷惑的眼淚的時候，眼前顯現她姐姐那個有自信的笑容，以及 T'heng 的首給她輕輕的感觸——「疼」和「愛」到底差別是什麼？

「我那時候勸她，不顧慮自己有任務的身份，應該是超越『疼』的程度，可是應該不可能是『愛』吧？就算是，自己能接受嗎？」

羽柔一邊想，一邊覺得就像一名淹水的人，最後讓她浮上去的，是這句話：

「若是『Theng』要展現她對我的『愛』，或是『疼』，就看明天她對我的態度。」羽柔偷偷表示一個古靈精怪又特立獨行的表情。

但是羽柔沒注意到，丁育誠在行政大樓的斜對面，看見羽柔對教室走出來，第二次。

※※※

第二天，下午兩點，計算機中心。

羽柔將儲存字典的 CSV 檔案之 3.5 磁片放進去卡槽裡面，機器一直發出「滴滴答答」的聲音，訴說自己的寂寞。

心情些微平靜，她一邊拍開 Conexion，一邊想，字典團隊有可能解散了，和 Theng 的關係以後要如何走的時候，Theng 已經上線了，個人資料備註變成：「心肝想要甲伊彈全調，哪知心情茫渺渺」

「她真的是要道歉嗎，還是有什麼弦外之音？」很有趣，但是這種程度羽柔才不接受，還偷偷

地笑一下。

她用很有禮貌的對她打招呼：

「Helen：妳好

Theng：妳好

Helen：這次要討論什麼呢？」

我看見「Theng is composing...」顯示數分鐘，可能Theng有很多話想打出來。但最後只秀一行：

「Theng：是說我這陣子在想，漢字的問題，決定了。」

「妳有什麼想法？」羽柔如此打字。

又過幾分鐘，Theng回覆：

「用漢字的人的確很多，這個專案確實要有漢字

但是漢字的整理可能要花三四個月左右，在這之前先開放羅馬字版，當做折衷。」

羽柔聳幾個肩，這還要說？但是若是大家都可以退一步，也不用那麼難看。只是打：「很好，就

這樣作」

「Theng..是說，我有放測試表新結構的 CSV 檔案，讓妳看看這樣是否能當成資料庫。」

Theng 給她一份「羽典.csv」，羽柔一開，結果她的面不知道該笑，該變紅，還是該覺得尷尬：

「等
一下，
為什麼
她將這
類語詞
當做示
範的案
例？笑
死。好
可愛。
不過這
樣『喜
歡』的
意思就
變

ver 0.12-我真的不應該對妳大小聲。應該要尊重妳
的看法，讓妳生氣我很對不起。
若有可能，星期六在 K 大計算機中心見面可以嗎？
{}表示不是文言音的字：白讀、訓讀或是借字
英語，華語，白話字，漢字
affection (love), 情愛, thiaN3, {愛}
fond (doting), 寵愛, lek8-ai3, 溺愛
like (wish), 喜歡, ài, 愛
love, 愛, thiaN3/sioh/thiaN3-thang3/po2-sioh, {愛}/
{惜}/愛{痛}/保{惜}/{愛惜}
lover, 愛人, sou2 thiaN3 e5 lang5/thiaN3 e5 lang5,
所{愛之人}/{愛之人}
love song, 情詩, cheng5-koa/cheng5-si/cheng5-su5,
情歌/情詩/情詞
...

成是『愛』，華語『愛』的意思就是『疼』。^{thian}厚，她說錯了喔！」羽柔點頭，將檔案重新命名，上傳：

「羽典-那天下午五點地點改茗軒.tsv」

※※※

禮拜六傍晚的S城，茗軒仍然很多客人，羽柔原本想要提早十分鐘到，想不到又看著Theng在裡面的座位放置的水色包包。「我又沒辦法提早來了！真的是……」羽柔在心中如此埋怨，可是心中確實是高高興興。

Theng跟她打招呼之後，就低頭，對她小聲說：「我知影兩邊都有立場，妳也在保護我，所以這件事情我……」

羽柔馬上插嘴：「妳要說這些事情之前，得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Theng愣在那，不知該如何。

「妳給我的字典，作者將like寫做『愛』，love寫做『疼』，跟妳的定義似乎相反喔！」

「真的這樣嗎？」Theng 從懺悔的臉變成微笑：「可能恰意、疼、愛是流動的，任何人的定義不一樣。就像兩個人的感情，是自由自在的流，沒人可以阻擋它。」她的臉龐似乎被玫瑰輕輕地吻過。她邊說，邊拿出一個橘色的盒子：「妳以前不是說想要一臺隨身聽，我上次來不及給妳，妳可以拿這錄長輩說的話，聽很多次來練臺語……」

要隨風飛翔……

店裡不知道從何來的一陣暖風吹過來。

¹ 恰意：喜歡之意。

第八章

坐在摩托車後面的雅婷，手握緊車尾的架子，就算雅婷仍然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為什麼昨晚送禮物那時候，Helen就提議說要去山谷裡的L村遛達，而且風仍然咻咻地吹，但是她覺得很快樂。總算說有一天可以和新朋友一起去附近的地方旅遊，反正期中才考完一兩個禮拜，功課方面應該也沒有什麼需要顧慮的。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雅婷覺得Helen的味道，和記憶中的羽安些許不同——一點沒有灑香水的氣味，反而是比較自然，恰似沒有沾到太多社會的氣息這樣，像是從書卷裡面釀造出來的，天真的清香，就算等紅綠燈的時候，旁邊的車排除的廢氣也無法將它掩蓋過。她的心裡覺得很特殊。

雖然雅婷不知道，Helen那種天真的感覺會讓她的未來導致什麼大的衝擊，她只想要和剛和好的靈魂，於安靜的內山村落休息。

過不到一小時，L村到了，它在山谷間靜靜休息。

Helen帶隨身聽，拿不用裝底片的照相機，興奮地走在前面，看見前方的火車慢慢的開進去月臺，縱使吐出很厚的柴油味，導致後面的雅婷要捂住鼻子才能夠往前走，Helen仍然很好奇，為列車拍一兩張照片。

「這麼感興趣，你是鐵路迷嗎？」雅婷對Helen開玩笑。

「不是啦，好奇而已。」Helen如此微笑著，不怕廢煙遭逢到她圓圓的臉，看起來跟一位對世界很有興趣的三歲女孩一樣，讓她更加獲得憐愛。

「妳對我的專案，也是好奇嗎？」

Helen「遲疑」也是這樣呀。」

雖然雅婷看不到她半秒鐘的遲疑，隱藏什麼不是三言兩語的事。

她們兩個人笑了，因為老街人很多，非常狹窄，她們走沒幾步，就在關門許久的老戲院下的廣場休息。這個村落以前是林業和煤炭產業的大本營，可是隨著產業的衰落，導致老街越來越蕭條，一

直到最近鐵道旅遊於旅行節目有廣告，大家才漸漸注意它的特色。

雅婷感慨，這間老戲院也是從觀眾很大群，一直到收掉戲院，直到放假有大群遊玩的人們，難道世代也是一樣，有衰落，也有興起？她就問：

「妳覺得這間戲院未來還會重開嗎？」

Helen：「我相信，只是可能是新的形式……」

突然Helen看見旁邊的攤販有人在賣金魚，只要能夠用超薄的衛生紙所做的魚撈撈起來，金魚就是你的。Helen不忍這麼大群的金魚，一直凝望他們在箱子裡轉來繞去，結果仍然在原本的地方，沒辦法在活水的溪流和池子自在游泳。

雅婷看她靜靜看者裝金魚的箱子不出聲，就問：「妳想要撈金魚嗎？」

Helen輕輕搖頭，講：

「我不想撈金魚。只是想到，以前我在學校，寫過有關金魚的詩。金魚多麼美麗……」

「妳覺得自己就像是裡面的金魚？」

Helen 本來想要說什麼，但是話在喉嚨就縮回去，眼神帶著想要閃避的罪惡感，以及部分的無奈，可是不敢說出口。

※※※

「承蒙汝，謝謝！」shin ming ngai雅婷現場用從店家學到的客家話，買到一串花粽，拿給握著摩托車龍頭的Helen。因為街上找不到位子可以坐，而且還沒到中午，兩人決定帶去附近爬山的古道，打算爬到山腰的涼亭再食，還很期待得以一起欣賞自然的聲音。

當她們兩人爬坡時，Helen 在前頭。森林裡有白色的蝴蝶輕輕飛舞，正找尋適合牠們的香花，因為樹仔有點茂密，秋天失去炎熱的日光，溫柔地穿過枝桠和葉子，留下一片一片，或是一點一點的光，讓樹蔭增添斑斕的色彩。Helen 正用心愛的隨身聽聽收音機，雅婷卻是在看天上的景致，聽地上的聲音——

從突然一隻鳥飛在眼前的樹上，到自山壁冒出來，簇簇叫的泉水聲，讓她忘記電腦螢幕前的複雜資料，以及人情世事的政治的紛紛擾擾。這些讓她思及這座山谷的客家語，都是值得珍愛的事情。

雅婷又看見前方的Helen，在爬坡的路上有點慢，除了想要找時間問Helen還可以嗎，也在思索，這個專案結束之後，我們還能維持現在的關係嗎？她一面呼吸自然的空氣，又和Helen保持適當的距離，一面希望：

「希望時光能夠停在這邊就好……」不過——

「哎唷！」Helen因為太過注意前面轉角的野花，突然跌一跤，在爬階梯的時候。

「妳沒事吧？」因為雅婷比較常常運動，她試著將Helen從腋下撐起來，又將手腳的砂土輕輕的撥走。

「沒事，只是膝蓋有點擦到……」

因為Helen穿牛仔褲，而且臺階也沒多高，她只有膝蓋有點脫皮而已，沒流多少血。

「還是等一下吃飽以後，我們去藥房買OK繃呢？」

「沒關係啦！涼亭要到了，先吃飯再說。」

在兩人聊天的時候，隨身聽因為Helen跌倒的時候不小心敲到，變成錄音模式。

※※※

涼亭和古道一樣，除了常常來爬山的兩三位登山客，基本上沒什麼人。只有遠遠的鳥在啾啾叫。

Helen 打開花粽，一陣清新又淡雅的野薑花氣味蔓進她的鼻子裡面，好像在她的鼻腔內跳舞。

吃完後，看到山下的村莊，以及白色的吊橋，跟靜靜流的溪水，她問雅婷：

「花粽好吃嗎？」

雅婷向她微微笑：「好好吃，感覺花香和與粽子的氣味都配合得很合適，謝謝妳帶我來這，下次要一起來。妳呢？」

「真的不錯呢！這是我大姊介紹的景點。」Helen 似乎將她的心思看透：「是講，這樣的時刻，妳覺得怎樣？」

「有一個人願意陪我，而且於大自然放空，真的希望這種生活可以一直走下去。」

Helen 不死心又問她：「妳如果一輩子住在這，不用搭理這些紛紛擾擾的事情呢？」

雅婷靜靜的不說話，看一下她，然後看山上的雲朵緩緩的走。

Helen 沒辦法，只看著她在椅子上伸展身體，她出汗的頭髮有點亂，卻有些覺得可愛。她的心也跟隨雅婷注目的方向，不記得身上的痛，和雅婷一起飛，在自在的空氣。

※※※

「如果羽典階段性做完，妳要做什麼呢？」要休息結束的時候，Helen 好奇問雅婷。

「我或許會再推動其他的臺語工作，」雅婷說：「比方說，爭取能夠刊臺語的刊物。現在只有美國才有定期的雜誌。」

「不過怕說政府會將妳當成不受歡迎的人，妳真的要嗎？」Helen 有點憂愁。

「我不希望讓下一代活在『臺語無法寫』的迷思上面，要到我們這代為止。」她嘆息：「如果一代都這樣，如何進步？畢竟希望我們變成自由的人，有用臺語在主流文學雜誌刊的自由。」

Helen 沉默一段時間，說：「這個理想好好。我現在所希望的，只是跟心愛的朋友，一起分享生活，不管是在專案做好以前，或以後。」

這時 Helen 似乎想到什麼，講：

「我最近聽到一首韓國老歌，是在學韓文的同學教我的。」

「好特殊呢！什麼歌？」

「這首我 mp3 下山以後再給妳，歌詞是這樣：²

在春天的交響樂四處奏響

青蘿山的百合正綻放的時候

我聞著百合的香味

為你唱歌

在我像青蘿山的心裡

像百合花的朋友啊

你在我心中開花時

所有的悲傷就都消失」

² 동무생각 (思念朋友)，Lee Eun-sang 作詞

跟著 Helen 吟詠這首歌的聲音，雅婷收好東西，跟她下山。她們在想，或許不論是俗意、疼、愛，畢竟都是相通的——心裡的花朵綻放的時候，悲傷就會閃避。

只是在北面有一座山，又深又厚的烏雲籠罩著，越來越大片。

第九章

在晚上的白色宿舍裡面，隨月光投進去房間的書影跟著大風搖來搖去，也在晃動我的心頭。

「說到羽安的妹妹，我最近去上課的時候發現，她不止一次走進去行政大樓，感覺不正常。」早上下課的時候，跟遇見的育誠聊天，他低聲這樣說。

「行政大樓？應該是一般要辦事情的地方不是嗎？怎會會有問題？」

「問題教官室就在裡面一樓。而且妳不是和她在做那個專案？最近網路電子報有在PO一則新聞。」

「詳情是？」

「語文法草案昨天行政院會已經通過，將它送到立法院的委員會審查了。妳也知道……」

「這我會好好考慮專案的未來，只要你能夠保守這個秘密。」

「有人說：『最大的背叛來自最大的信任』，到底建議妳眼睛還是要更雪亮一點。」

我一個人在新買的電腦前面，繼續整理這些字典的檔案，但是這些話一直在我裡面盤繞好幾個小時。

如果她真的是好細，就不可能會願意勸告我要保護自己，也不可能一直作這麼久，況且她姐姐對臺語這麼熱心，她雖然臺語不知道沒那麼好，但是也是努力在學。有可能嗎？

不過，她臺語從小的時候也不怎麼流利，之前白話字也學得不好，才會只一直投入於電腦和數學，夏天結束時卻一時要加入我的專案，也是很奇怪，一定有她的原因。如果是這樣，這個專案一定要作停止的準備。

我怎麼遇到這種情形，早知道就不要突然一時衝動讓她加進來，不過沒有她的話，我難過的心可能還是鎖在她姐的離開，沒辦法再站起來繼續完成羽安的希望。

還是再觀察看看，說不定她不是這種人呢？

我喝一口用咖啡粉泡的咖啡，杯子裡面，表面的泡沫在搖曳，就像沒有錨的船隻，入喉的味道只是粗劣的死甜和不平均的酸苦，但是我卻要它才能提振精神。

只不過，看時間已經八點了，我的階段任務已經結束，不知道她這邊順利嗎？

「另外還可以試探她的反應」，我捏自己的拳頭。

※※※

我一開 Conexion，看到她已經上線，我就問她：

「妳今天處理 beta 版本的網頁界面有順利嗎？」

她馬上回：「因為要趕進度，我已經把網頁的 query 界面處理好了，後台只有一個文字檔和 Perl 迴圈搜文字而已。我已經用那個寫一支 query 程式，剩下就是前臺的美工…」

是講，妳一開頭就問工作的問題，和平常的時候不一樣。」

她竟然知道我竟然突然這樣，這該如何解釋呢。我腦子裡有點痛，到底要試探她，還是裝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呢？啊，她不是曾說過那首詩？

乾脆用這問她比較好，算了：

「妳上次不是說過曾寫一首詩嗎？」

「對啊。」

「我覺得裡面的金魚非常有意思，是在講什麼呢？」

她這時候沒有馬上反應，反而於輸入框打一兩分鐘，結果才輸入短短一句：

「就是他們被人束縛於水箱裡，沒辦法找到自由的故事。」

「就像日本時代一樣，臺灣人沒人憐，沒人顧那樣？」

「妳怎麼說得那麼準？我是在說高中生的情形，但是那也差不多」

我這時候喉嚨吞嚥以下，慢慢敲下面的字：

「若這樣，妳認為這裡，是不是還有很大群的金魚，兩千一百萬隻呢？」

按 Enter 後，我就像要把戲的孩子，秀一個奇怪的笑容。一瞬間，眼前在飄她在紅茶館喝茶的表情、說起程式的得意笑容、被摸就不知道要怎辦的羞赧面容，以及被東北風吹的頭髮——

難道這些和她姐姐的身影一樣，都是一場空？都是虛情幻夢？

我好像準備好了，但是心中仍然有一絲絲的期待——

希望她真的不是，倘若不是真的……

天地只剩下「滴滴滴」的鬧鐘指針聲，以及「怦怦怦」的心跳聲。

不知道指針跳幾次，當我的指頭移到「PrintScreen」鍵上面的時候，螢幕PO出新的文字，於視網膜，如此鮮明：

「是，仍然是。」

而且妳我是最明顯的那兩隻。」

我嚇一跳，原來開始了，就像是她所說。

那時候，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的，反而是我。

※※※

注視著幾分鐘死氣沉沉的對話框，我不想要被綁在苦惱裡面，用很大的精力打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說妳知道最近的新聞嗎？」

「語文法草案送立法院？在BDD語言版討論得很激動我也覺得好亂」

「真的，最近風向好亂。

字典、輸入法、刊物使用比例都要禁，很夭壽。

不過，我對BDD內底PO的相關活動有興趣。」

「什麼？」

「就是在十二月十日，國家的語言學會要在T大召開《語文法立法影響座談會》。有邀請語言學家、族群團體等的人來討論……」

「所以妳想要報名？」

「妳怎麼知道？身為一位字典專案的成員，當然也得去。會議資訊在這，妳有要報名嗎？」
我原來以為她應該會跟我去，結果她猶豫三十秒，如此回：

「妳不覺得這種地方不怎麼安全嗎？」

「這看起來只是一般的討論會，這種地方也不可能講違反政府的話，大家都在看，應該沒什麼問題。」

「妳知道我的意思嗎？」

感覺先討論之後專案要不要繼續走，對字典的安全反而比較好。

太過衝動就去那邊，怕說……」

等一下，我想到她一開始講的，我們是最明顯的那兩隻金魚，意思難道是已經被不可說的，準備要抓了？若是這樣，這些資料應該要先找到有願意接手的人，但是上次在 BDD 徵求願意寫程式碼的，只有她，要重頭找海外臺灣人接手怕說很困難。

難道這些資料就沒辦法好好利用？就得變成在外網流傳的文字檔嗎？這樣 Helen 所寫的 code 不就變成白費工夫？和 Helen 的關係不就要……？

這樣不行！這個網站打算在海外的 server 運作，就算說被政府封鎖，應該也是要給海外的人利用，而且我們的資安都有設想到應該很好，通信軟體用加密功能比較好的 Conexioⁿ，還用 Dot 隱藏

掉真實ID，應該難以被人揭穿行蹤。我如說只是在會議觀察，不在哪邊發言，我相信他們也認不出我的真實身份——我在BDD徵求志工的帳號也是用中繼ID新開的，除非他們有辦法把我的線上足跡破解，應該還能暫時安全幾個月吧。

「我認為，只是當聽眾，他們也拿我沒輒吧？

若是沒去我就不知道我們只是兩個人而已，有人站在我們這邊

最起碼可以思考我們字典的未來」

雖然如此打字，但是我有點沒辦法讓心頭安定，感到這句話有點虛，想要將這句話收回去，但是話已經說出來了。

她確實應該是可以信任的人，但是我又想要去，萬一她氣到直接因為顧慮人身安全，宣佈不想和我合作，要怎麼辦？她姐姐的離世，我沒辦法選擇，但是我不想要再度主動拆散和她的關係。

突然媽媽的一句話也浮現在我的腦子內：「喜歡研究臺語沒關係，但是不要沾染政治。」

我的心真的受到捆綁，但是字如同刻在石碑上的痕跡，沒辦法收回去，該怎麼辦？

結果她說：

「如果妳真的想要去那邊，我也擋不了妳啊

妳確實比我還要有熱情呢，妳去沒關係

不過專案和妳的安全最重要

會上不要說話」

雖然我不明瞭她是否想要我去，不過反正她就這麼說了。

只要那天不出聲，應該就沒有問題吧？

此時窗外開始下雨了，我的心雖然這樣決定，但是也有不知道從何處來的痛苦，外邊的樹影朦朧不清，天上的月光也被渺渺茫茫的烏雲籠罩，看不到它的樣貌。只有窗臺上的雨水，反映蛋黃色的路燈燈火，一滴一滴，如針戳刺我的心——

又和那個她有點生氣的臉龐，以及後面我想不明瞭的心思。

第十章

那天終究還是到了，天色因為烏雲蓋緊這座盆地，就算要中午，仍然是黑漆漆的。羽柔站在公車上，看著因為茫茫小雨滴在窗外，街道和捷運工程的圍籬變得濛濛一片，又想到前幾天的事情。

她那天看到 Theang 所寫「這看起來只是一般的討論會，應該沒什麼問題」這種話，內心幾乎又氣又鬱，如果能夠面對面，會氣得想要將她的肩膀抓得緊緊地，前後將她搖醒：

妳當那天是什麼時候啊，十二月十號呢！西方國家會用大眼睛詳細注視臺灣，有什麼差池就點名作記號，政府難道不知道嗎？妳這個笨蛋！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她可能也想說這和字典的發展有很大的關聯性，也不希望在完成大部分的情況之下，就這樣把它收山。雖然去也是狗吠火車，但是她的確是對專案真有熱情的人……羽柔覺得自己很丟臉，對專案沒那麼熱情，反倒做不光明正大的事。

最後，羽柔想說要看看裡面有沒有政府派來的人，怕說會作出對Theng不利的跟蹤或是秘密找證據，而且教官說若這次不跟Theng面對面得到當面的證據，就要對我「好好處理」，只好偷偷報名這，順便隨便記錄一些可以應付教官的垃圾情報。

司機喊說「T大到了！」，把羽柔趕回去現實。她看見T大商圈人山人海，讓她想到不敢跟Theng說的——就算做這個專案如此久——的疑問：

「倘若保存語言，就會區分彼此，這樣要如何促進臺灣各地的人們團結？」

她也希望這個會議能夠，和Theng一樣，找到答案。

※※※

學校的小會議廳已經到了，小雨也已經停歇，不過一層一層的烏雲仍然在天上走來走去，沒散開。開會十分鐘以前，羽柔走進去會議室裡面，裡面可以坐差不多一百個人，主席、與談人有的還沒入座，底下坐著許多相關團體的成員，以及關心的學生，這時她的眼睛和Theng對望。

當Theng想要說出口的時候，結果被Helen使眼神叫她安靜，給Theng一個很大的懷疑，放在心

裡頭。這時候 Theng 發現 Helen 在拿一本藍色的本子——就是上次見面那本，她就開始懷疑，難道 Helen 一聲不響就跟她進去，是要蒐集對她有害的證據，入她於罪？Theng 覺得有點害怕，可是說不定 Helen 是要保護她才跟她進去呢？因為若說要陷害她，之前就有很多好機會，為什麼 Helen 沒把握？

「總是，一切隨機應變就好」，Theng 大吐幾口氣，下結論。

座談會開始了。剛開始現場一片肅靜，就像臺上所掛的三位領袖的肖像。

首先主持人邀請一位國音學的教授，針對語文法禁止於政府機關主辦的機會使用「方言」和相關的看法，這位教授只是說，因為我國各省很多方言口音，推動語言的標準化以及共通語言的普及有必要，而且面對到共匪拿經濟實力和我們拼鬥，不這樣做就不能團結面對危機，推動國語政策才是愛國的行為。

只是讓羽柔更好奇的，不是他的論述，是他說話仍然帶鄉音——

羽柔突然想，他仍然有自己父母的語言。結果他如此犧牲，還是沒辦法讓自己講話變成道地的

北京孩子，到底是為什麼。

臺下大多數人似乎是在看一齣國小校長在臺上演他的獨角戲。

主持禮貌性回應幾句之後，他邀請一位客家的意見領袖發表，他主張語言的差異一定存在，不過真正的團結，是尊重彼此的差異，還願意都一起合作，「正做得」。^{chang cho-tet 3}若是推翻滿清的志士，包含客家的孫中山，都說該先用革命領袖的家鄉話才行，現在仍然還是滿清王朝統治。

突然羽柔覺得心頭的鎖「咔」一聲打開了。原來差異不是問題，問題是有沒有辦法尊重彼此的差異，意圖消滅差異，反而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反而造成紛爭。她又想起自己的幼稚行為，眼眶變紅了。

但是她的罪大到沒辦法贖了，油門已經啟動，還運轉幾個月了，國家的機器已經發動，就沒辦法回頭，若是讓「Heng」知道也無法原諒。她不知道要怎辦才好，只好為了避免別人發現，就忍住眼眶裡面的眼淚。

3 正做得：客家話「才可以」之意。

接下來是地方文史協會的會長，雖然年紀很大，可是仍然用中氣十足的臺語說：

「大家都知道，語文法是為了保存我們中華文化的團結，可是什麼是我們該保存的文化？臺灣的閩南語、客家語，或是山地同胞的語言，難道也不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入聲、文讀音，以及『參詳』、『借問』等等的語詞，難道不是中華文化的傳統？

英國有一個叫做威爾斯的地方，以前也和臺灣一樣，用掛狗牌的方式推動英語，結果因為威爾斯人的堅持，現在英國政府尊重他們的教育權，並且設立電視臺，法國也都開始審視他們的語言政策。而且我們臺灣現在大都市，國語早就是通行的語言了……」

他講完以後，有一些學生鼓掌。那時羽柔抄到一半，突然發現到什麼，往後面看。

結果在後面比較黑，沒人坐的地方，有兩個不像學生的大人，不專心聆聽，在那邊努力抄寫記錄什麼。就算沒穿制服，但是也沒識別證，而且民間代表也沒說半個字破壞國家團結等等不愛國的話。

她用全身的力氣鎮住心中的不安，回到前面。

結果發現前面那三尊領袖肖像的眼睛，凝視著她，讓她心裡頭發寒。

※※※

中場休息，Theng 也正好奇為什麼 Helen 會來，但是因為時間幾乎不夠讓她寫提問單，所以她沒過去問。

「這個白痴……明明跟她說不要提問，卻沒在聽。他們一定會在會後拍她的照，抓住證據！」在羽柔不知道該怎辦的時候，突然她發現，可能因為小會議廳的舊電線太細，不堪大量的電流，所以學校就牽很多條新的明線在外面，就仔細瞧瞧。

要結束的時候，羽柔拿寫好的提問單，走到 Theng 旁邊，單子掉下去了。當 Theng 撿到，要告訴她前的一秒鐘，發現裡面所寫的：

妳是金魚了

「Lí sī kím-hí ah

電燈熄滅時快逃

Tiān-hóe hoa-khì ê sì, KÌN-CHÁU!

下半場 QA 時間，主持人開始讀大家的提問，有人擔心這樣對閩南語與客家語等等的「方言研究」，以及對臺語歌會不會有影響，雖然裡面的國語會官員保證政府不會嚴格限制，但是覺得大家都

很狐疑。

羽柔也在想，若是斷掉開發輸入法以及禁掉字典的推出，在這個數位時代，絕對是斷送臺語走向新時代的機會，就算允許唱臺語歌、看臺語電視劇，長久以來，子孫連『阿公』、『阿媽』都不會講。

「局勢實在對我們不利囉」她很傷心。照這樣看，這個專案應該跟Theng思考要如何收尾，以及公開原始碼給人接手。但是現在要等待時間，保護Theng，不是在這邊煩心的時刻，她撫定自己的情緒。

之後，主持人開口：「Theng的提問：我是一個從事線上字典專案的人，字典不只記錄字和詞，也記錄講這個語言的人看世事的方法、概念，甚至是故事，沒有這些，就沒有過去，大家就沒有靈魂。針對語文法對字典的限制，有學術上解套的方法？」

羽柔這時吐一口大氣——幸虧沒有講太過激進的話，又思考：「我和她的字典，不只是記錄語言的故事，裡面的原始碼也是我和Theng的故事，無論是吵鬧以及合作。這些日子已經是我靈魂的一部分，不知道Theng心中是不是也這麼想？」

最後，她在本子留一句：「Theng：字典記載講語言的人的靈魂，希望學術可以解套」，手拿一罐裝滿運動飲料的塑膠瓶，往門外走去。她問看門的人：「請問，洗手間在哪邊？」

「在正門。」

「OK……喔！」她裝作敲到桌角，水瓶裡的運動飲料翻倒進去牆角的臨時分電箱裡面，咕嚕咕嚕的聲音滲入接縫裡頭，沒辦法倒流。

只聽到分電箱「ㄉ……」，頃刻間，無熔絲開關「噠」一聲，跳得整間會議廳一片黑漆漆。本來大家所講的各方立場和每句話，以及那三張肖像，都化為虛無。

在驚訝聲和髒話四處喊叫，整場亂紛紛的時候，那兩個特務跑進去前面的人群。

羽柔一邊道歉，心中一邊期望：「Theng的劫數，這次可以閃過」。

空氣帶著飲料的甜味和甘酸的檸檬味。

第十一章

「所以妳後來就馬上跑出去？」Helen 在線上問。

「對啊，這種情況確實危險，結果出來的時候，天上沒下雨，剛好出太陽，我就趕快離開了妳有怎麼樣嗎？」

「沒有啦！這種場面他們也不可能抓人，在十二月十日隨便抓，國際會有很大的非議。而且語言學會說他們自己會跟學校協調如何換新的無熔絲開關，這件事情他們就放我一馬。可是……」

「！？」

「倘若說當局發現我搞那麼大的事情是故意的，一定不會放過我們。」Helen 在計算機中心打字給Theng的時候，心裡頭感到很虛，也很擔心，好想要有一個人可以倚靠，將她心中的恐懼講出來，就像溺水的人正尋找可以抓的繩子。

不過她虧欠Theng太多——有可能是她的自由、笑容和青春，金錢或許可賠，時間卻沒辦法。雖然她是最好的朋友，但是現在壓力很大的情況，不應該再讓她的心思勞苦。

「面對『疼』與『愛』的差別，我現在要如何抉擇？」

哎！沒辦法只用『疼』來面對她了，我的罪過，如何都不能償還，除了用最大的『愛』來顧惜她，確實沒別的方法了」她輕輕咬自己的嘴唇，在心中暗下約定。

Theng仔細思考，過五分鐘之後，傳給羽柔：

「其實，我在想，自從我這樣做，就有感覺自己是走在刀山上，修法之後，很可能會被去關。但是我沒別的路，因為像那個學妹所說的，我也不想要看到別人找不到資源而受苦。」

「妳就如此隱匿身份在外國開網站，也是因著這？」

「嘿啊，我就是無希望自己這麼快就被他們抓到，才去搜尋網路研究保護措施。」

「可是在臺灣很多人，都因為自己所信、所寫的犧牲，結果統治者的第一個字仍然不改。甚至幾年前，對岸追求自由的青年人的血，澆在戰車的履帶，也是枉然。」

妳覺得這樣犧牲有意義嗎？」Helen 如此打字，心裡頭覺得很怨恨、不甘心，為什麼我們活在奇蹟沒出現的時間線？

倘若說很多人的犧牲和西方國家的同情，都沒辦法讓臺灣自軍事統治得到釋放，很多言論還在「自由中國」底下遮遮掩掩，兩個人難道有如此大的力氣對抗吸住四百公里長島嶼的結構？

「我不知道，我老實說也很害怕

不過現在覺得起碼能夠做的，就是趕快把字典檔案修正，發布於國外的 server，以及在 BDD 打廣告，順便找到國外的人接手。」

「嘿啊，現在的環境，已經無法再繼續走下去，但是不管妳做什麼決定，我都會和妳在一起。」
只有這樣，我才能對她贖罪吧？不過突然一個大疑問浮現在我的心中：

「是說妳那位學妹對妳這麼好，她叫做什麼名字？我想要和她認識。」

螢幕安靜一分鐘，Theng 才回：

「她是妳姐姐啦，叫做羽安。」

那個已經遠遠的身影又浮現在 Helen 的面前，讓她顫動一下。

早年的回想、姐姐不能再會來的失落、以及最後一片謎題被拼進去拼圖的解脫……

「我是羽柔，你的本名是？」Helen 眼睛流出來的，滴在鍵盤上面。

「我是雅婷。」

※※※

「所以說，現在測試過，裡面的搜尋功能已經 OK？」

「裡面的功能測過了，應該沒什麼錯誤吧。」羽柔打字回覆。

「好，妳先將 beta 的字典和原始碼 deploy 上線，之後我去 PO 文。」

「是說，妳覺得大家會肯定我們嗎？」羽柔的心中仍然忐忑不安。

「不知道呢？畢竟沒比這時候還更適合 PO 文的時間了

因為以後法律通過，就沒辦法 PO，而且不趁這時候順便徵求海外願意接手的，也來不及了

到底，一定要有信心。」在另外一邊的雅婷，吐一口氣，自己也怕說反應不好，仍然沒人接手的

問題。她在喝完咖啡後，如此安慰彼此。她打算在下午將字典 deploy 到海外的伺服器上，因為 BDD 在晚上才有比較多人上線。

羽柔步出去計算機中心，希望大家能夠欣賞，也希望能夠找到海外的人願意接手。她將自己日夜所做的，就像一件工藝品展示給師父看一樣，充滿興奮，以及掛慮。只有在心中暗自說：

「一切都會變好，我們的努力會被人看得起！」她望向遠方，那顆漸漸西墜的太陽沒那麼刺眼，溫暖的光灑在大地上，也給廣場的銅製藝術品，熠熠光輝。

希望雅婷也能夠見到那道返照的燦爛的金色光芒。

結果在隔天早上，羽柔走進去中心，用 Dor 登入新的帳號，上 BDD 的 misc 板，發現推文很多華語寫的左嘲右諷的批評，她一個字一個字唸回應，反而沒意識到她下巴幾乎要掉到桌子上：

「都要推行語文法，妳們這樣根本找死！」

「臺語有音無字，只是方言罷了，怎會有文字？」

「妳們 beta 版用拉丁字，學校沒教，最好有人看懂」

「說這是臺語字典，結果用廈門的閩南語字典翻譯，根本不是臺語！」

羽柔的臉被刺激得紅通通，卻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怎麼那麼多人不知道，那塊島嶼埋藏的寶貝，還擔心雅婷面對網路「酸民」，可能會嚇得張不開口。我應該要說什麼，不能讓她一個人面對這些。所以羽柔大大呼吸幾口氣，於下面用華語開一篇新回應：

「我是計畫的合作者

我們知道這個字典會因為法規影響，所以我們在海外開設伺服器。

因為這些原因，也歡迎海外的同好可以接手，協助字典的編輯和漢字化。

說到臺語用羅馬字的問題，因為OCR技術限制沒辦法處理漢字，並且人力不夠，目前先用羅馬字來讓大家找，也讓大家要知道臺語的發音。

為什麼我們會用廈門話的字典，因為目前找不到臺語的合法授權字典和文獻，所以將就用。若有自由的臺語字典，也歡迎提供我們，感謝大家的支持……」

羽柔邊打邊想，這麼做對嗎，不知道，到底為了這個專案，不可能讓雅婷一個人吃四處射過來

的子彈。字典不是她自己的事情，是兩個人的。

她不只為了保護字典的責任，還覺得她有責任守護雅婷的心理健康——這麼多晝晝夜夜，雅婷從喝三合一咖啡開始，漸漸到黑咖啡，越喝越重。一直到上次羽柔在臺北見到她時，她的心力似乎有點疲憊。

雅婷應當在 code 安在網路上之後，好好休息，不應該繼續在那面對這些惡意。雖然雅婷那時候應該不了解，但是這不是義務，這是「愛」，羽柔這樣想，不論回覆的結果變如何。希望雅婷能夠感覺到。

在羽柔回去教學大樓上課時，廣場的同學仍然兩位三位走著聊天，腳踏車自在騎在人行道，不鏽鋼雕塑也反射天上的白雲——雖然風仍然大，但是已經沒下雨了。

可是林蔭路的那一邊，仍然立著暗色的行政大樓。

※※※

「妳真的很勇敢，能夠回應那些酸言酸語！」雅婷在 C 大的早餐店，這樣跟羽柔說。

「沒有啦，想說我不願妳一個人面對批評，才會這樣做的……」羽柔在吃蛋餅，裝作一切都無所謂。

「我真感謝有妳作我的朋友。」雅婷在說，可是心裡在思考：

羽柔為了她，作出如此大的犧牲——若是將配電盤搞壞了，可能要花很多錢，而且這是險棋，稍一不小心馬上就會被特務抓走。況且在她還沒回應酸民之前，羽柔就在她前面擋著，到底為了什麼？難道我們的關係只是朋友而已？有可能再進一步嗎？但是在這樣的社會，難道前面還有路嗎？海浪一波一波打在心中廣袤的海灘。

她心中有一種衝動，想要說出口，但是因為沒辦法變成詞語，結果說：

「妳覺得專案結束了以後，我們還有辦法一起走下去嗎？」

「當然，除了臺語以外，我也還有很多的日常想要和妳分享，以及遙遠的理想……」

「理想的那天一定會來，屬於我們兩個的，」雅婷說，她的眼睛帶著很熾熱的光，凝望著羽柔，非常的高興。

突然雅婷想到這個事情，跟她說：「是說，最近海外臺語圈的 Peter，看到我們推出字典，想要捐一些臺語刊物的語料，先提供樣本。」

「雖然目前仍然沒人接手，但是若有語料，可能也是好事？只是要看說我們如何處理。這是從哪裡來的啊？」羽柔邊說，邊好奇語料裡邊裝什麼。

「這是海外月刊《自由台文》裡面的，而且有跟他們確認，作者願意授權給我們自由使用。」

「如果這樣，我等一下回去看樣本裡面寫什麼。是說妳錄音的臺語詩好好聽，我都重播好幾次……」羽柔稱讚她。

聊天的氣氛又變得自由自在，但是窗外的風越來越強，帶著北方的厚雲。

第十二章

第二天，羽柔回去計算機中心，找到離他人最遠的位置，開電腦，又像老鼠一般四處搜尋，沒有其他的人看向她這邊後，鬼鬼祟祟的用 Conexion 下載 Peter 所提供《自由台文》的內容。

她一開，看見第一則是懷念故鄉小吃攤的短篇散文，在慶幸沒有什麼奇怪內容的時候，讀到下面的詩，剛開始有點開心，卻反倒發寒，眼珠睜大到要脫離眼眶，嘴也合不起來——

「一個舞女」

很多位主人
誠 ché 主儂

每晚未眠
逐眠 boe 睏
寂靜寂靜

直直
giàn 疑

難道有辦法
敢有法度

毋免予^{被他們}in牽手

跳舞蹈 逍遙自在

飯 店 的 手槍

Ho-thé-luh ê 手銃

訴^{講不出}hoe出答案

番薯ê子民，^{腳不能彎}跤毋通彎

站成一位臺灣之子

Khia做一個臺灣囡……」

這難道不是說鄭南榕的主張，和先總統遭暗殺失敗的事！？

在她想要用滑鼠急忙拉到底下，竟然有史明^{臺灣人}《臺灣農四百年史——台文束結譯本選》、《三百年

苦嘆組詩》、〈^{灰色}殞色ê冬山河：論宜蘭六輕ê危害〉……

羽柔不知道要趕快關掉視窗，或趕快聯絡雅婷，只是愣在那裡，背後冒出陣陣冷汗。

她拼命用終端機程式永久刪除這些文字檔，暗自忖度：「不能拿來處理的，有這根本就保證關監獄……」她趕快卻小聲回覆雅婷，真的出大事了：

「妳不知道嗎？光是有這些，就算沒有語文法，一定會吃免錢的牢飯！要拒絕啊！」

「不過已經答應了，現在要反悔怕說會不禮貌……」

「這不是面子問題，是生死的問題！」羽柔現在如果知道雅婷所在的宿舍，一定會潑她咖啡，讓她醒。她怎麼這麼毫不在意啊……！

「不過裡面應該也有思想比較『正確』的內容，也是可以拿來用不是嗎？而且現在還沒有人要接手啊？」雅婷在文字框一直更改她的文字，最後留：「別擔心啦！這些檔案我會好好保管，然後把裡面比較不安全的刪掉，剩下的當成可以找的語料，好不好？」

「不過光是有這些東西，一定會死！妳要聽我勸啊……！」羽柔這時候心中像針在戳刺：雅婷啊！字典的未來難道比妳的未來還要重要千萬倍嗎？難道兩個人的情誼就將用最難堪的方式結束？中心的冷氣越來越冷，她指希望雅婷現在放下虛榮和面子，什麼字典的未來都失去了也沒關係，

只要她平安過日子就好，還一直默唸她的名字……

結果雅婷回應她：「是說我觀察到一件事」

「？」

「妳對我的感情，真的比『疼』還要深——一般的朋友不可能在這麼危險的場面救我」

「嘿啊？」羽柔不知道這句話的意涵。

「那天，我因為相信妳，才在電燈熄滅的時候逃走，」雅婷留下一段沉重的符碼：

「妳這次要相信我，好嗎？」

羽柔這時安靜了，不知道該說什麼，對雅婷的責備、期待、不忍、不安，在她的腦子裡內絞來絞去，整個人在大風大浪中飄來飄去，不知道方向。

結果羽柔的頭前，看著兩個大字「疼」和「愛」。

她用硬著頭皮的心，下了決定。

※※※

羽柔從教官室回來了，雖然是早上，仍然下著茫茫的小雨，飛在無止盡的大風。

她本來在去之前，早知道要孤單一個扛很倒霉的事情，結果出來的時候，就像從地獄出來無異——甚至不是這樣，是反倒進入下一層還要熾熱的煉獄。

在她說本來想要套雅婷的資訊，卻因為會議室突然停電，結果讓她逃走，找不到她的時候，教官的眼睛只是如野狼的眼睛一樣，一直戳刺她的靈魂，說：

「妳每次都搞不好事情，是不是下次她會用飛的？還Beta羅馬字版上線！說！」

突然這樣喊，羽柔傻住的時候，教官又從牛皮紙袋子，拿出一張表：

「妳學得很不賴嘛，難怪一直抓不到她！」

他怎麼會有教會白話字班的簽到表！似乎教官室的天花板幾乎要崩塌掉，但是現在不是問的時候！羽柔著急到正要把雅婷的資料給教官的時候，教官用最冷的調調說：「別說了！『潘、雅、婷』是不是？C大中文系，還真近呢……」

潘、雅、婷這三字重重揍她的胸坎，感覺幾乎要倒下去了，發現用整個人格所隱瞞的都是一場

空，原來一切都不能閃避。

「我們不需要妳了，妳和雅婷好自爲之啊！」

她最後看到一隻大金魚，而且網子已經在水面上了。

羽柔的內心很鬱悶，她不知道自己一時的糊塗，不只害了一位無辜，還讓她自己也牽連受害，而且照這樣的情報，說不定戴帽子的知道她們有臺文月刊的樣本，不過要怎麼向雅婷說呢？

這時，羽柔看見包包裡面機車的鑰匙，她讓鑰匙沾上雨水，斷然要這樣做。寒風越來越大，雨的絲線也幾乎看不到，在深深的冬天。

※※※

雅婷起床化妝打扮之後，想說羽柔應該會跟她說下次要在茗軒聊天，應該和她敲定時間。就收好她的課本在背包，喝一口黑咖啡，打開 Conexon——發現自己每天早上都開始固定開通訊軟體，或許心中的依賴讓他變成這種習慣了，但是卻有說不出口的甘甜。

「到底她希望何時方便呢？」她越懷疑，越期待那位疼惜她的朋友能夠傳方便的時間，她希望

不是後天、明天，最好是今天中午，甚至是現在、right now。到時可以和她講一些親密的話，一天的不愉快就會消失……

只是她看不到見面的時間地點，只看到這兩行歌詞，咖啡幾乎要哽在喉嚨：

嘿 嘿 嘿
「Heh Heh Heh 一隻鳥仔吼 chhù-chhiū
喊 啾 啾」

到 半夜 找不到巢
哭 kah ㄟ ㄟ 半暝 chhoe 無 siū……」

她在寫什麼啊！？怎會是這首悲傷的民謠，又怎麼找不到巢？真的一頭霧水。但是突然雅婷曉悟到什麼：

難道有非常大的事情想要跟我說？可是她沒寫地點，要去哪邊找……啊，她家在M大樓旁邊的巷子，或許我要去那問她？

雅婷趕忙背他的背包，拿雨傘，匆匆跑出去，不管咖啡沒喝完。心裡頭有一些恐懼，她連確定的地方都不知道。

那片收錄《自由台文》樣本的3.5磁片也放在包包裡面。

雅婷急匆匆的走自學校之間的小徑，穿過很多學校的建築物之間，總算來到K大門口附近的M大樓。當她正大口喘氣的時候，在巷子口有一臺白色的機車，以及熟悉的面容……

「快上車！之後再解釋！」羽柔對她比手勢，低聲暗示。

她在信任和不知之間，仍然馬上上車。機車出發，漸漸消失於遠遠灰灰的霧氣中。

不過一位C大的男學生，靜靜在斜對角正看著這一切。

第十三章

冷冷的風、卡霧的山、一輛摩托車、兩位女孩子。

「所以，現在他們已經知道我們的行蹤了？」我問。

「根據我的瞭解，他們已經將我們的詳情知道得一清二楚，照這樣下去，收網只是遲早的事。」羽柔說。

「妳怎麼知道的？」我真的很好奇，她不應該是教官室的間諜，但是她怎麼那麼瞭解教官室的動態？她確實是很神秘的人——不過引起我越來越好奇，我真的想要知道更多她的事情！

但是她仍然專心騎車，寂靜仍然在我們兩人之間，只有引擎聲回應我，在南下的路途。

沒多久，我看見一個分叉路口，叫她轉到海邊的小路。這條路沒有車走，只有有點朽掉的「望夕海岸」木招牌，以及搖動的木麻黃迎接我們。羽柔問我：「為什麼妳要帶我來這邊？」

「妳等一下就知道囉。」我故意賣關子。

羽柔在路的盡頭停車之後，我往前走，羽柔如同不知道什麼事情的孩子跟在後面。因為冬天太冷，打冷顫，只有我們兩個，在廣闊的沙灘，強烈的海浪一直朝我們這邊打過來。這是她大聲問，雖然海浪聲音幾乎要蓋掉她所喊的：

「妳為什麼帶我來看海浪？」

「這裡是我和羽安最後一次見面的地方，那時候她也鼓勵我將字典專案走下去。羽安轉學到臺北之後，我們常常來這看日落。」我似乎可以看見羽安抱著我的情景，以及她堅定的聲音。不知道她妹妹有感覺到嗎？

這時羽柔的頭髮被吹亂了，我就把她的頭髮拉順——雖然馬上就會再變形，也沒關係。她只是安靜讓我將她的頭髮拉直，看著沙灘的砂子在飛，烏雲在跑，並且感受我的指頭。

「有人說，『社會生存的本質，不適合我們』，妳覺得呢？」羽柔的這句話，打碎兩個人在海水聲中的安靜。

「的確現在不適合，」我低頭思考，突然想到一句話，用我堅定的心說：「但是總有一天，畢竟會改變，會出現曙光，一定會有。」

「這本月刊裡面的作者，他們的理想也能夠看到太陽？」羽柔不死心，繼續問。

「寒冬總會過去，就能迎接春天。」我一邊撥掉羽柔眉頭上的風砂，一邊希望兩個人能夠一起看見出太陽的時候。

這時候東北季風越來越大，也開始在下毛毛雨。

※ ※ ※

晚上，C縣市鎮的旅社，整間房間內雖然算是乾淨，但是透著一點兒黴味，外面的車咻咻開過，似乎回應我的心事。到底我們流亡天涯，要到什麼時候？沒人可以說，只有羽柔一個人陪我。

我如果被抓，要如何面對叫我不要插手政治的母親？而且弟弟仍然在當兵，他們兩個有可能被我牽連。但是我豈不是一做這些事情，以及拿月刊的樣本（應該有加密吧），就該知道面對後果？我怎會這時候才在想這些問題。現在羽柔她的心中也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如果跟她說，會讓她的心情

崩潰……

千言萬語，只換成一句：「羽柔，妳先洗澡吧。」

她洗好以後，我走進去浴室，脫下一天的奔波，打開水龍頭，聽到蓬蓬頭出來的「霹靂霹靂」聲，覺得一切都歸入安靜，心頭有點平穩了。

不知道她一天的疲憊，能夠暫時消解嗎？她雖然平穩的騎著機車，但不知道她心頭有那麼平穩嗎？我真地希望她能夠將她的不安跟我說，就如親自感受到水的溫度一般，就算說會燙到我，或者是冷到我。不過要如何說呢？

此時突然我感覺熱水的溫度慢慢的變高，心裡頭也有點搖盪不定，覺得很想要感覺她正在想什麼，知道真實的秘密——就算說會刺到我，我也甘願——甚至我的靈想要不要有軀體的阻隔，直接貼在羽柔的靈魂，感受她的頻率，也以同樣的聲調回應。

將衣服穿好，我走向坐在雙人床旁邊的她，羽柔問我：

「妳打算要如何作，臺灣太小了，不能一直逃避。」她的眼睛閃爍，現出非常大的憂煩和無助。

「沒辦法，也只能夠明天到市街的派出所，將事情說清……」誤確實沒方法了，這些事情畢竟得說清，也不知道這樣能不能安慰到。

「抱緊我吧。」羽柔用孩子的聲音求我，以前都沒這樣啊……

「？」我懷疑，現在我們兩個人的關係好到可以這樣嗎？

「我以前就知道妳和我姐的關係，妳應該也有抱過她吧？就這樣。」我想要澄清的時候，她接續說：

「而且我好怕喔……，妳抱住我好嗎？拜託……」羽柔的眼眶似乎要紅起來了。

「惜惜喔……」我雖然也會恐懼，手有點顫抖，還是輕輕將雙手放在她的腰上——雖然體格有點不同，但是也用對「那個她」熟悉的方式和情感，慢慢將「前面的她」緊擁。

「沒事了，有我在。」我輕聲說，又緩緩的撫摸她的背部，如此溫順、如此柔和。

在她的溫暖、玲瓏，以及剛洗好的清香中，那兩個字又慢慢的浮現在我的眼前，就像她在吃鬆餅，我戲弄她的時候——但是到底是「疼」還是「愛」呢？管他那麼多，我也不願思考，在如如不動

的瞬間。

僅僅想要守護她的笑容、吐氣聲、車聲中的寂靜、現在的每分每秒，和只有我們兩人的地方。

※※※

天色黑暗，連曙光都還沒出現。

我慢慢起床，看到她亂亂的頭髮，想到她脖子的溫暖，以及軟綿綿又靈巧的手指。她應該也是在夢中，思念我耳邊的香味，以及我臉上的紅暈和左手邊的咖啡色胎記——在這個晚上，我們兩個人貼著心。她的嘴唇又帶著微笑，我如果有照相機，真的想要把她的笑容收藏起來，收在我的記憶最深的地方。

但是我仍然將她搖醒，她從夢鄉走進去現實，說：「妳東西有收好了嗎？」

「都收好了，還是我幫妳收呢？」我裝成昨晚什麼事情都沒發生，包含我的紛紛想像。

「我來收就好。」她收回去孩子般的音調，仍然有點含蓄。

看著眼前在整理的羽柔，我瞬間覺得，她雖然跟羽安不一樣，一個內向，一個有自信。但是看

著羽柔學臺語的心，關鍵時刻救我的決定，以及願意忍受我的堅持，仍然一起走的行動，我想她確實是比羽安還更羽安。

就算自首，也要一起自首，一起擔當，因為在荒原裡面，只有我們兩個人，可以互相倚靠。
我決定要跟表白，出口的時候，聲調在搖曳，沒辦法控制：

「其實，我……」

砰！砰！砰！

踹門的聲音撕裂四點半的街頭。

「開門！」「開門！」

在我們兩人還沒反映的時候，房間的木門，被幾位穿制服的軍人踹開，衝入去，我的心揪成一團。
雖然早知道臺灣太小，卻不知道那時候那麼快到。

在我失去記憶之前，只看到很多隻軍用手電筒的白光，道道穿透我和她的心臟。

第十四章

肅殺無聲的警備指揮部（我也不確定是不是），雖然和能夠呼吸的外圍，只隔著一塊牽著鐵絲網的牆壁，但實際比星辰還要遠。

已經不知道幾個小時，可能是十幾個小時，但是仔細想也無意義，連白天晚上都不知道。這個狹窄兩三坪的房間，沒水，沒食物，沒食物，沒出入的希望，也沒窗子和日光，只有兩個刑求我們的男軍人。那盞永遠不關，反倒越來越大顆、越來越亮的電燈泡，以及不能控制自己在想，不知道他們又會對我們怎麼凌虐的恐怖，不斷將我的靈魂蒸發、撼動到不成靈魂。

又想起一本小說所說的「我們會在沒有黑暗的地方相遇」，現在才知道它真正的意思，但是已經沒力氣再思索——我覺得理智已經在失去時間、不吃、不喝、沒睡和叫罵聲，漸漸從身體剝離，好怕會剝離到什麼樣的程度。就算仍然出盡全力堅持。

「國家栽培妳們到這麼大，竟然搞叛亂，不知羞恥！」

「我們只是在做……語言學的……研究。」我支支吾吾，勉強自喉嚨吐出幾個音……

啪！我的臉頰又被賞一記耳光，辣又紅通通：

「語言學研究，掛羊頭賣狗肉的事我看得很多，少騙我！」

「潘雅婷，你也替妳的『好同夥』說幾句好話嘛！」另一位軍人用輕佻的調調向雅婷說。

「我聽無……國語啦……！」雅婷仍然堅決，不想要正面回他，就算她的聲音已經沒什麼力氣，她的臉已經被打到紅腫到要流血了。

「都讀到大學了，還聽不懂！要我講幾次？」那個軍人的五官糾結成一團，拉她的頭髮，然後大力向牆角甩，讓她摔倒，瘀青的她，只是流眼淚，仍然不說話。

我只是用驚慌和無光彩的眼睛看她，理智想說應該用眼神支持的，但是從肚子到雙腳，整組身體反倒不是自己的。

這時，有一位穿得很整齊的土色政府的女軍官過來，拿兩杯茶放在我們面前，對那兩位軍人說：

「你們這樣問，她們當然不會招供啊！」

雖然覺得是好意，但是我內心也有點懷疑，她是不是口笑腹劍的人——雖然從她送茶的時候，不小心展現的眼前，似乎說明出答案。

「妳們是想說為了中華文化的保存才努力，偏偏誤入歧途……」。我縱使懷疑她的目的，可是這時候我開始覺得沒力氣可以質疑，我的肚子向我抗議，連她在講什麼都開始無法專注了。

「如果現在妳們可以坦白，也是不用關那麼久，我可以向你們爭取……不然，地獄的苦頭就有妳們受了！」

不要被她騙！雅婷，妳應該知道吧，她嘴巴裡面有毒蛇的牙齒！

「我不在意什麼中華文化，只是想要保存父母的語言而已，這樣也不行嗎？」雅婷總算過了不知道多久的時間，開始開口出聲。整間審訊室突然安靜幾秒鐘。

在旁邊的軍人正要和她吵時，女軍官指手勢將他擋下來，冷冷的說，如同一枝利劍：

「父母的話？妳都沒考慮到妳爸媽的前途，還有臉皮講到父母？」她轉頭說的時候，一位男軍人

就依照之前她所指示的走過來，鞋子叩、叩、叩的聲音迴響在眾人的而多，好像一直響，不能結束。他把三件證物拿出來——

就是上面寫《自由台文》的3½磁片、印出來的樣本和我的錄音機。我偷偷瞄雅婷的臉，卻發青。而且不知道錄音帶裡面有什麼奇怪的聲音，我的心頭也怦怦跳不停。

「加密之後就該把原始檔案刪乾淨，又不是小學生！」那個軍官邊奸笑，邊讀印出來的證據：「刺殺先總統的詩、史明著書的翻譯，嗯……有人只是持有史明的名片就關十年，妳們這樣還要判幾年？而且雅婷啊，妳母親在學校教書，準備退休，妳應該不希望她拿不到退休金，回去吃自己，還留下壞名聲吧？又不用說有當兵的弟弟……」

天壽喔！雅婷，怎麼沒有把文字刪乾淨？應該要讓我知道啊！

「其實這是我們不小心，隨便拿到海外的人……所送的不乾淨的文章，我們打算將裡面不正確的內容刪掉以後才PO出去。」雅婷在她虛弱的程度下，硬是出很大的力氣，如此解釋。

「嘿啊，這是海外的壞人寄給我的，不是寄給她，我不小心才把磁片放在雅婷的包包裡面，要

罰就罰我吧。」我吃力但是慢慢的接話，雅婷的眼睛卻嚇到，但是也有點感動。

這時我心中有很大的衝動想要用「愛」來解救，就算靈魂已經要和我的身體幾乎脫離，手似乎沒法子動了。雖然這樣扛罪的說法確實很遜，也真的很尷尬，但是不願意看見她的堅持，讓她和她的親人白白受苦，畢竟我爸媽沒有領國家的薪水，現在我也沒有兄弟姐妹，如果被關應該不會有如此大的犧牲。希望上天可以賜下奇蹟……

不過軍官只是冷笑，說：「事到如今，妳還想要替好姐妹扛罪？好好看看自己啥德性！」她拿出錄音機，說，就算聽起來帶著含含糊糊：「妳不是曾帶黨證去教官室，說要滲透進去臺語字典的專案？」

這時，雅婷才突然知道最後、最大的謎團，愕然刻在她的臉。竟然這個最大的秘密在最難堪的時候揭發，我怕到口吃：「不是，這臺錄音機……是雅婷……給我的……禮物，我沒拿……這監聽她啊。」

「真的？」軍官沒多說什麼，只是將錄音機打開，那是雅婷的聲音，縱使有樹葉沙沙響，反倒更加清楚：「如果一代代都這樣，如何進步？畢竟希望我們變成自由的人……」

這不是那天在L村山上聊天的錄音，我怎麼會錄到這些聲音……我嚇得低頭不敢看她們。

「羽柔，抬起頭啦，妳替黨國做一件好事呢！難道中華民國現在不自由嗎？這就是雅婷的罪證！」她有用利劍的話戳中我的心：

「犯罪的證物只在雅婷那，根據我們對妳的追蹤，還是找不到妳的犯罪嫌疑，乖乖配合的話就可以自由。」

不過倘若妳又硬要扛她要受的罪，她的罪也不會變輕——磁片的指紋記錄清清楚楚，不會像妳那樣說謊！而且如果妳不承認是線民，我們會將『知匪不報』送給妳，讓妳的手腳不能自由離開這裡，而且妳爸媽的店……」她不用喊的，卻字字入骨，讓我的心流血陣陣。

突然間，裡面「疼」、「愛」、守護、友誼，甚至昨晚的親密，同著手指頭的溫暖，都跟隨我越來越衰弱的氣力滅失，焦慮、失去的青春、長久的苦牢、爸媽的店——她們只剩下我的一個子女、親人的看法，以及對未來前途的憂愁跑進來，將我的心志撕得支離破碎，我全身的細胞的細胞只是四處喊自由、自由、自由，背叛我的意志，自喉嚨釋出來——

「好啦！」

我真的是線民，單純只想滲透計劃！

一切罪過都在雅婷，跟我無關！」

我幾乎吼出來，用最後的力氣。而且都用國語。

眼前因為同時流下的眼淚茫茫不清，不敢直接面對雅婷。

但是我在瞥見她的時候——只是一秒鐘，她心碎、愣住、恐懼——不是因為審訊，但是眼睛完全失去光彩，瞳仁帶著極大的怨恨。

同時，我看見「疼」和「愛」那兩字，在遙遠的地方，已經被這盞燈泡的光燒滅。

第十五章

那天，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我已經無法再細想，那時候如何離開無底的深淵，只曉得，在出大門的時候，雖然我的雙手沒受束縛，但是迎接我的不是可以稍微喘息的，相對比較自由的空間，卻是無底、讓人不能喘氣的苦刑的，彎曲又狹隘的小路。沉甸甸的大枝木枷鎖，壓在我的脖子，讓我僅能夠顛簸的前進，一輩子沒辦法解開——因為她失魂、厭恨絕望，又含著苦恨的眼睛，已經宣判我的刑期。

縱使我那幾個月在教官室，盡力沒詳細透露她的個人情資，連她的本名、伺服器的IP都沒和教官說清，而且自己後來也知道走偏了路，那時確實沒有作出對不起她的事情。可是「一切罪過都在雅婷！」，仍然在每個半夜，在我的腦子內大聲回音，同時可以看見每個音如子彈，貫穿她的軀體，每個彈孔噴出或多或少赤紅色的血，驚醒了我，臉上帶兩行淚水。為什麼那日，最後的階段，沒辦法阻

止我的嘴，講出這種瘋話？我真的不是人！

每次醒過來，我就憎惡自己，但是再多的痛悔，也沒辦法讓她提早自由一分一秒，也沒辦法讓自己一起扛幾年的苦難。

出來之後我一直尋覓羽典的關係人，要探尋雅婷的下落，結果原本拿《自由台文》給雅婷的Peter，已讀不回；Alex 他也在美國忙著研究所的事情，也不知道她的狀況，只是覺得很遺憾、很痛苦。說到育誠，似乎一直逃避，我在他上課的系館都沒遇見，明天暑假又聽說他轉學了——究竟為什麼，應該是有故事，但是追究，也沒有用了。

那個線上字典專案也因為從頭到尾，沒人接手——特別是在這種烏天暗地的氛圍——只是死死停滯於Beta版，然後因為伺服器空間沒辦法續約，就淹沒於網路的洪流，和姐姐見面了。

姐姐常常說：「失去的，都會變成天上的星星，陪妳在黑暗中走」，但是天色仍然是沒星星、沒月亮、沒有光。我心中感覺很怨恨，都因為我的糊塗，一切就變成一場夢，而且這場噩夢仍然籠罩在我們兩個人中間，一直散不開。雅婷啊，妳到底在哪裡……

「學姐！這是老師買的鬆餅，專門從K大裡面，很有人氣的店買的喔！為了要感謝我們大家田野調查的辛苦！想吃嗎？」研究所的學妹，帶著笑容，拿一大包鬆餅，將我從回想中喚醒。畢竟我們研究團隊在考察語言學文獻，去鄉下和部落整週錄音，整理檔案，大家回來都很累，需要一些止飢的東西。鬆餅確實烤得金黃，仍然是香噴噴。

「不用啦，我還很飽呢！」

「真的不要？這老師請的……」學妹感覺很失望，因為我通常不會拒絕老師同學送的食物。

「真的啦，我還在控制體重呢！是說，我臨時還有其他事情，那些標音作業會在宿舍作，明天早上十點前會完成。先回去了，拜拜！」我裝作什麼事都沒發生，就背著灰色的背包，跟她們微笑告辭。

我從出來到現今，鬆餅我連一口都不吃了。

走出研究大樓的時候，東北風仍然吹過我的頭髮，但是已經不會那麼讓人頭痛，因為下一個春天已經要到了。可是妳在監獄裡面放風的時候，有辦法感受得到嗎？我往山腳下的宿舍走，遠方的

夕陽使西邊的山丘更加五彩繽紛，妳還記得那時候的畫面嗎？

我沒跟從父母的期待，去讀資工所，專攻網路通信，反倒在他們的懷疑聲中，選讀C大這間研究所，若不是因為妳，就是說謊。不過不僅如此，我在選碩士班的時候在夢想，可以聽到各地、各語言、各腔調的每個母語者所發出的聲音，如同一朵一朵我們那天在深山看到的花，然後將它們的種子收妥。等時機到了，真正的春天走進去這座島嶼的時候，讓那些種子在用心固守中生根、發芽、長大，直到開花。然後，等到希望的那一天來到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天上的曙光。是說，現在都已經用mp3錄音機錄音，我不會犯這種低級的錯誤了；那本車輪的小本簿子，我也偷偷地丟掉了，不過我會等到妳回來的時候，再說。

過了很久，千辛萬苦才找到妳在哪裡。景美、七年多。

我心中很思念妳，也想要將事情說明，澄清一些誤會。從兩年前，就每兩個月都寫信給妳，將抱歉、懺悔、近況都對妳說。不過就算說我沒寫半個字關於違禁的內容，仍然如同石頭丟進去宇宙無邊無盡的黑洞，到現在收不到妳半封信。難道是當局認為太過敏感，禁止接收對外通信？還是妳被

搬到別間監所了？抑或妳仍然怨恨我，不想要回我一個字半句話？雖然我心中也很疑惑，但是直覺似乎在那朦朧中給我答案，只是我不願意面對。

我走進去宿舍，管理的大姐看到我就說：「妳有一封信，是臺北潘雅婷小姐寄來的，應該是第一次呢。」

雅婷？在過了三四年以後，確實寄信給我？

我道謝，接下這封白色的信，的確是她寫的字，只是有點潦草，我一遍又一遍用手摸信封上的字痕，感受到她寫這些文字的處境——在狹小的牢房裡面，用筆一字一字在牆壁刻出來——我眼眶漸漸紅，心中很感激，也覺得很不好意思，讓她專門為我寫。

到底她非常長久以來對我的心情，變成如何呢？她在牢房裡的生活，有平安嗎？我感覺忐忑不安，手也有點抖，縱使有一絲絲不想面對現實的矛盾，但是心中很想要，很想要讀，過了這麼多春夏秋冬呢……

我回去我的房間，將信箱和背包放下，端正地坐，慎重用美工刀將信的旁邊畫一痕，輕輕抽出

裡面白色紅框框的八行紙，慢慢地掀開來讀……

「嗚啊！嗚……簌……簌……！」

我的鼻子「sugh，sugh」地吸鼻涕，兩行淚水大滴小滴滴在信紙上，每位室友都注視我這邊，想要關心我。

被眼淚暈染到模糊的信紙，筆跡隱約寫著：

「就算退一萬步，假使妳真正無做這款代誌，傷害也永永未原全！」

第十六章

仍然是這片海邊，夏末的下午，雖然因為三四年前整修，比以前有更多的人來那邊玩，但是海濱仍然廣闊，歡迎所有的人。

羽柔一個人身處海岸，讓海風撫摸她的臉——雖然她已經取得博士，開始在S中文系作助理教授的工 作，但是仍然和年輕時一樣，愁煩憂鬱到喘不過氣的時候，會來這邊放空。望夕海岸不止是她的避風港，她也常常在那邊思考，那一天究竟會不會來。

她在想，雖然中國——就算到現在只能夠在心中偷偷講這兩個字——因為經濟實力越來越發達，用各省的文化以及巨大的市場統戰，吸引很多臺灣人移民、投資，逼得蔣三代姑且開始注重本土文化，來拾回民心，語文法的嚴禁嘛因此放寬，也開始有通過審查的辭典網站推出。

雖然羽柔感覺些微安慰，先鋒的路總是有後人跟隨，但是但是言論自由仍然沒辦法完全得到釋

放，網站仍然跟對岸一樣，畢竟他們都是一家人，也需要審查。聽說年輕人有開發出翻牆的軟體，她如果年輕應該很有興趣，但是何時真正的自由才可以來到？何時可以看見曙光？

她再思索，算起來雅婷的刑期已經到，但是自己已經如此狼狽、如此不成樣，雅婷也那麼絕望怨恨，還有臉可以再見面嗎，還是最好兩個人相忘於歷史的溪流？

「請問……妳是羽柔嗎？」這時候，一個熟悉的聲音從右邊傳過來。

羽柔回頭，看見一位個子較小的女子，穿一件T恤，雖然眼尾有一些皺紋，以及滄桑和有點黑的面容，但是她臉左手邊的胎記……

（雅婷！真的是雅婷！）羽柔在心中大聲喊，連一個字都不敢說，反倒向沙灘的南邊快速逃走。
「妳……為什麼……」雅婷邊追邊喊。但是羽柔仍然默不作聲，連回頭都不願，直到消波塊和堤岸擋住羽柔的路。

在羽柔退到無法退的時候，雖然心中有一點點期待跟替她高興，但是那支重重的枷戴得太久了，讓她就像被抓的兔子，臉色翻青，每枝神經都警醒，死死地將頭偏一邊，眼睛反而閉上，不敢看雅婷

經過七年多風霜的面容，也不願意想接下來要如何開口，只希望她認錯人了。

雅婷這時出聲：「哎，妳聽我說好不好？其實我心裡在想……」

羽柔絕望低聲唸：「請妳不要……」眼眶又紅起來了，時間慢得如同造山運動的速度，她著急得像鍋上的螞蟻：（拜託，不要跟我說真心話……！），風浪愈來愈大。

雅婷不理她，繼續告白：「我也有責任……」

自己不小心，沒把資料刪乾淨，是我自找罪受……」

但是羽柔沒回頭正面看著她，蹲在地上，邊說邊哭，靈魂幾乎要飛走：

「不對，一切都是我不對……我如果沒做這件黑心事……就不會這樣……」

雅婷複雜又老成的笑臉，帶著無奈和疑惑，注視著她吸著涕泗，安靜不出聲，讓風吹過她們兩人的頭髮，以及那段相惜，相愛，相傷害以及相怨恨的過去。天上的太陽、地上的防風林、金光閃閃的海面和時間，和相片一樣，都於這時完全停止——除了啜泣聲和心跳聲。

過了不知道多久，雅婷緩緩開口，試著敲她們兩人之間的心門：

「聽說妳拿到博士，還在大學教語言呢……」

妳可以教我，『疼』和『愛』兩個字的差別嗎？」

這時，羽柔啜泣結束，腦海裡瞬間浮現紅茶的苦澀、鬆餅的金黃、黑色的錄音機、花粽的清香，以及那顆房間裡的電燈泡——突然話都同時哽在喉嚨，不知該從何說起。只好站起來，凝視這漸漸西墜的夕陽，染成血色、橘色、金黃色、淡藍色，到蔚藍色的天空，以及無邊無盡的金色大海，聞著海邊的鹹味，讓她的眼睛再度朦朧。

雅婷也跟著羽柔，回頭看海上的繽紛景色。兩人四行清清的眼淚，和海水同樣苦澀，沒出半點聲音，一起滴在白色的海灘。

只有海浪和以前不變，仍然在嘩嘩叫，在夏天的末尾，記住這段往事。

（全文完）

後記

筆者好幾年前，也曾寫過幾篇百合小說，其中一篇描寫兩位高中女學生，於蔣家仍然於臺灣掌權的，架空的二〇〇〇年代，共同參與開放原始碼的翻牆軟體之開發與人際衝突。後來也是想要再寫「開發政府不容的軟體」為主題的小說，所以這篇小說就如此寫出。另外我的生命經驗中，也發現有人縱使說有地理或者是家族背景，臺語口語能力仍然不好，甚至受著懷疑的情形（小時候的我也是其中一個），我想將這種題材寫進去裡面，所以亦將羽柔這角色如此設定。

有人說，語言是描述世界的模型，若如此，字典就是這個模型的規格書之一（另外一部就是語法）。它收藏語言使用者所知的世界概念，例句也反映對世事的看法，而且字典的水準，對學習的人很重要。很感謝許多前人編寫很多我們語言的辭典，並將它們數位化，讓學習者不怕沒資源尋找優美又準確的詞語。我的書房也有幾本海外購入的外語字典，雖然主要都當做收藏。另外這本小說主角所

想要數位化的字典，是傳教士 John Macgowan 編的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網路上可以下載其 PDF。

這篇小說覺得最不好寫的，就是如何把雙主角女生之間的感情，描寫得很細膩（特別因為多面考量，這篇小說是「清水向」），應該可以加強。對戒嚴時代的肅殺氛圍，也很可能描寫得不道地，是時代的侷限，一些科技研發的速度，和現實相比，我也將它調整進展的速度，比如 OCR 的科技發展水準。不過，在「歷史的車輪若不依這樣走」的前提來構思故事，也是有有趣的地方。另外，這也是我第一次用臺語寫如此長的小說，寫的過程發現有一些詞不知如何表達，也感謝線上詞典給我選比較適當的。

最後想到 Vladimir Nabokov，他雖然不是英語母語者，卻寫出知名的英語小說。我的臺文也不是從小時候就開始學，是從高中才自己接觸羅馬字和推薦漢字，但是他的精神也在寫本小說的時候，鼓勵我走下去。

我也很感激有這種機會可以突破自己的限制，不過因為耗費太多精神，下次若有機會寫，不知

道什麼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語言的學習資源，也能夠珍惜自由的可貴。謝謝大家讀這篇小說。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七日

陳淡泊筆

（全年七月華譯）